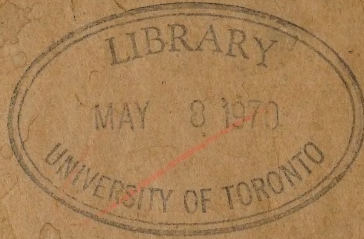


三鑑堂重鐫閑邪錄

上



8J
1597
Y36
1960

v.1

乾隆庚午仲秋鐫

漢江景阜戴喻讓叅閱

閑邪錄

三鑑堂藏板

余在江南時謝子慎思以閑
邪錄一冊遺余又時未暇閱
也戊申在武昌寓舍中取而
觀之見其論辨精詳徵引曲
暢勤々懇々不啻大聲疾呼
以醒斯世之沉迷藥士人之

痼疾余竊慨然歎其用心之
端且壹因其言卜其德也復
索一冊以備朝夕觀覽而蔣
子雨笠適見之即犁然有當
於其心奮然欲廣其傳家素
貧不憚多方措貲重為刊梓

以行於世補其中未備者數
條乃大切中時弊勤々懇々
亦不啻大聲疾呼能使讀者
瞿然以驚豁然以悟余因極
為之擊節歎賞謂述者與作
者之功大相埒矣方今

聖治光昭禮教修明覺世牖民

訓誨備至海內之俗蒸然丕
變閒猶有沿於積習傳染膠
固不知醒改者亦由無人焉
肯昌言以力挽之耳雨笠今
刊是錄補所未備能使見者

瞿然以驚豁然以悟未事已
有儆而知畏當境又制絕而
不敢為是率天下以遷善改
過者此書也是佐

聖代以拔本塞源者亦此書也
人若盡置一冊勢必家喻戶

曉即或未及見者亦且轉相
告語引為大戒無復向者匪
僻淫比之為師道立而善人
多矣生又茂而大德溥矣嗚
呼其功豈不偉歟余牢落無
似獨好善之念未嘗一日少

去於懷今喜雨笠善如是大
而功如是偉也爰為弁數語
於簡端至惠迪降祥之說如
影若響當有確乎不爽者然
雨笠重輯是書之本念非以
求福利故而為之也余故畧

而不道噫慎思見之當必有
相視而莫逆者矣是為序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季春朔
日侯官鄭任鑄拜題



自叙

吾茲重鐫陰騭文一書凡以勸天下之善也且區區丐善之誠竊自比於抄僧之善募也乃我方持鉢於門人或標之使出則將疑人性之中果有不善者歟或者曰子未深讀陰騭之書者也寶訓之歸宿也摠之以衆善奉行而必先之以諸惡莫作良以惡者善之反也非種不耬猶南北水火

水炭之不相入也而淫者尤萬惡之首也
渠魁不殲何怪寇盜奸宄之紛紛竊發乎
然則閑邪之錄誠陰隲之輔車也余用是
益孳孳不能已矣情猶水也邪正分焉邪
而不閑則汜濫不可紀極江淮河漢夫非
猶是天一所生者哉而始濫觴而極汪洋
卒無有憂其洞涔者障川於迴瀾之日澄
清於砥柱之功也古之言曰佛道之書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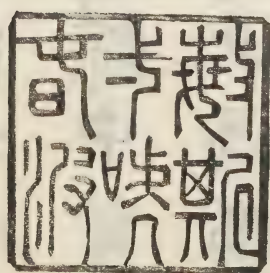
淫者也何也男女之際生人之大欲存焉
不清其源不治其流概欲盡人道而遏抑
之川壅則潰更愈於決其防而揚之波也
聖人有憂之易始乾坤書先釐降詩首關
雎禮重大昏春秋譏不親迎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古今天下所由太平也是故人情
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發乎情者止乎禮
義曰閑邪之道得爾今夫妖姬靜女吾讐

敵也柳陌花街吾烽火也蝶使蜂媒吾間
諜也殷脂膩粉急管繁絃又吾一切之刀
鋸鼎鑊也急為閑之勿使外之寇吾者或
攻而入致等於開門而揖也且夫頻笑不
苟吾鎮攝也正人與居吾捍衛也平旦清
明吾干城也荆釵裙布鴻案鹿車又吾一
切之折衝禦侮也急為閑之勿使內之自
守者或軼而出致等於短垣之踰也不然

情猶水也稍稍不閑記濫莫可紀極不戒
少時偶爾孟門之浪傷哉屢劫誰憐昆池
之灰此失足遂成千古也區區之心願天
下苦海回頭猶是向者陰隲錄中自悔以
望人悔之意也若夫生死門戶禍福影形
顯繪於是書者固已昭如列眉而明如指
掌矣老頭陀登場說法請即以危言為開
章第一義乎是為序

晉

乾隆拾伍年庚午春晉沃馬克修敏斯氏
敬識



讀閑邪錄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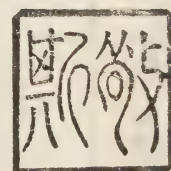
一是書取義閑邪之固不獨女色一端然吾思天地間引人最易惑人最深而其為禍最烈者寃莫如色若酒若財若氣或導其首或揚其後皆是此一字之線索羽翼一為之迷喪德殞身慘不勝述作者出而就此字立論正喫緊為人處

一是書擇精語詳其彙集一卷聖經賢傳
及諸儒名書其大旨則在戒懼慎獨其文
剴切其意忠厚洵足傳世行遠閱者當如
夜行見月曉夢聞鐘置之座右時時自
鏡久之可使邪念俱釋天理盎然勿徒視
為閒談束諸度閒任其塵封已也

一是書多言因果并及冥司陰罰近世學人

過高以為修德原不望報地亦更屬荒
唐或利其說反得恣意橫行無所畏忌不
知作者及覆丁寧實曲盡其牘世覺民
之意閱者傳誦服習當默諒其維風正
俗之心蓋一片苦衷無非與人為善云
爾

愚山熊以安敬斯謹識



閑邪錄目次

第一卷

引經

徵史

據典

按律

釋書

第二卷

格言註文

第三卷

雜說

第四卷

福善因果

第五卷

禍淫因果

第六卷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第七卷

悔罪遷善轉禍爲福

第八卷

嚮言

第九卷

指南

第十卷

節烈傳

閑邪錄卷之一

漢陽蔣正校兩笠補輯

桐城姚端恪公原纂

曲沃馬克修敏斯重梓

引經

六經之旨。總不出福善禍淫。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故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惛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蓋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提若影響。一念之善。喜見於天。

而吉隨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而凶隨之。故福善禍淫。纖悉不爽也。詩三百篇。以無邪爲主。其善者足以感發。其惡者足以懲創。故夫子刪詩。於狂童淫女之詞。皆存之以動人羞惡之心。而雅頌諸什。凡天命之去留。一視人心之邪正。而祈天保命。夙夜不敢康。至春秋之作。尤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列國之君。往往宣淫無禮。至殺身亡國。絕世滅後。聖人皆大書特書以示戒。卽易所謂臣弑君。子弑父。積不善而降殃之謂也。禮於男女之別。尤爲嚴重。男女生七年。卽不同席。不共食。不通衣裳。不通乞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男子入內。女子出門。道分左右。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必擁蔽其面。旣卒臨尸。嫂叔猶不相撫。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凡皆所以謹男女之別。而絕淫亂之源。卽易所謂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春秋傳所云。婦女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又云。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而反是必敗者也。又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而天罪之。蓋天爲羣生之主宰。降祥降殃。至公而無私。至尊而無二。卽經所稱昊天上帝是也。程朱大儒槩以理言。則如詩所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凡詩中所稱上帝。固儼然有赫赫明明。爲羣生之主宰在也。其在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又曰。帝乃震怒。書中所稱上帝。亦儼然有赫赫明明。尊無二上之一人在也。豈徒曰理而已乎。

但上帝所王者惟理。故理曰天理。而天理卽在人心。卽孟子所稱良心是也。喪其良心。卽背乎天理。背乎天理。卽獲罪上帝。而淫邪爲尤甚。此非求救於釋老。乞哀於鬼神。所能解免也。暗室屋漏。十目十手。察善糾惡。不可度思。虛靈之氣。呼吸自通帝座。則貞邪之事。舉念已觸天心。并不待鬼神之入告也。福之來莫備乎五福。而天之福善。凡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者。無弗至也。禍之來莫甚於六極。而天之禍淫。凡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者。亦無弗至也。人當見色起心之際。縱不畏人知。獨不畏天知乎。卽不畏天知。獨不畏天怒乎。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必待獲罪而始思禱。不亦晚乎。但世亦有旣經獲罪。而一念

悔悟。天心卽爲轉移。所謂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天亦視其人之悔與不悔耳。然無哀痛迫切之誠。而徒曰吾已悔矣。是以天爲可欺也。其獲罪不更甚乎。故必痛自刻責。幸天譴之未加。及此身之尚在。痛哭流涕。忘寢廢食。力行善事。以蓋前愆。則天亦未始不開人以自新之路。而喜其悔過之誠也。易以不遠復爲元吉。而以迷復爲大凶。蓋人而至於迷。所謂惟受罔有悛心者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也。雖上帝之仁慈。亦不得不震怒而加嚴譴也。其可懼也夫。其可哀也夫。

徵史

千古生爲名臣。歿爲明神。忠誠貫日。義勇格天。漢則關公。

宋則岳侯。關公當先主敗於下邳。公與先主之后。俱爲曹操所虜。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避嫌。執燭侍后至旦。岳侯在宋。吳玠聞其威名日盛。願交下風。遣使飾名姝以進。旣至。侯乃以屏障之。不令相見。遺書謝玠還之。二公行事。真如青天白日。而史稱二公俱好讀左氏春秋。夫左氏之書。其於天道之福善禍淫。可謂備矣。楚莊王納巫臣之諫。而出夏姬。遂霸天下。公子鮑懼淫烝之禍。而拒襄夫人。終有宋國。齊桓申大義而殺哀姜。而霸業以成。鄭忽辭文姜而絕艷色。而淫禍以免。多福固自求。作孽亦身致。晉惠公夷吾烝於賈君。時申生已亡。狐突遇之。新城謂突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旣又

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斃於韓。後韓原之戰。夷吾果爲秦穆所執。蔡哀侯旣見息媯而弗賓。爲息所伐。復譽息媯之美於楚子。使滅息而娶之。楚子終以息媯故。滅蔡以悅媯。左氏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士貞伯。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死。蔡景侯淫太子班之婦。而爲子所弑。子產謂其淫而不父。料其必有子禍。楚平王棄疾。納太子之妻。而馴致鞭尸之禍。太史公楚世家。謂棄疾以詐得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魯叔孫豹去魯。因庚宗之野合。而召豎牛之禍。至饑死牖下。而二子皆爲所殺。以豹之忠貞。

猶且以是獲禍。巫臣與子反爭夏姬。巫臣竊姬以逃。而子反因之盡滅其族。其諫莊王。所謂貪色爲淫。淫爲大罰者。乃自以其身當之。初莊王因巫臣諫。以夏姬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其子黑要烝之。至是子反并黑要殺之。而取其室。至若陳靈公通夏姬。而爲夏徵舒所殺。齊莊公淫崔杼婦棠姜。而爲崔杼所殺。皆踰牆被射。中股反隊。駢首就戮。楚令尹子元。欲蠱惑文夫人。而爲鬬班所戕。衛宣公納伋之妻。而爲狄所滅。齊懿公納閭職之妻。而爲職所弑。事同一轍。皆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至於公孫爭室。懸首周衢。良夫肆淫。袒裘就戮。叔帶通隗。身死隰城。慶封易內。滅族朱方。崔杼娶姜。家無噍類。勝臧通室。害及數族。藥妻下

淫。欒氏滅宗。晉納驪姬。亂及數世。魯娶淫女。禍敗日興。衛因南子。喪亡接踵。叔向母所謂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更若晉侯之疾。醫和謂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是福善禍淫。左傳已詳哉。言之。而如齊襄之淫。狐邪獸至。妖豕野啼。延首就刃。此等事。更不忍道也。戰國之時。天下艷稱蘇秦張儀。儀之反覆詭譎。更甚於蘇秦。而儀得令終。獲保首領。蘇秦至車裂於市。支體橫分。則以蘇秦晚而淫亂故也。蓋戰國遊士。往往令終。惟商鞅以刑名法律殺天下。李斯以焚書坑儒禍先聖。

至車裂而具五刑。而秦之禍竟與鞅等。是淫一人與殺數萬人。厥罪均也。他如呂不韋爲始皇所廢。以淫秦太后也。春申君爲李園所斃。以納李園妹也。秦漢而下。淫報最甚者。莫如隋煬帝。煬帝以戲陳夫人故。遂至弑父。後爲宇文化及所殺。堂堂蕭后。去爲突厥闕氏。旣葬而天誅者再。較之漢成帝之喪身滅後。唐明皇之流離困辱。齊東昏陳後主之亡國殺身。殆有甚焉。其平日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蓋良心乍現。知天道昭明。不克久活故也。梁朱溫以淫亂故。爲子所弑。又出於背。歐陽公五代史家人傳。總論曰。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疆。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

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歐公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唐太宗爲三代後令主。而好色乃其錮疾。雖目擊隋煬之禍。兢兢自克。燒迷樓。放宮女。終以淫幸武氏。至子孫夷滅殆盡。其後韋后楊妃。淫亂宮闈。顛覆天下。唐室凌夷。不絕如綫。蘇子瞻曰。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致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蘇子歸其咎於好兵。余歸其禍於好色。朱子感興詩曰。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天寶之後。淫荒已甚。大亂以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自古創業之君。立心正大。不近女色。無如宋太祖。誠正修齊。開一代理學之源。後真儒輩出。繼三代不傳之統。掖廷無內寵。宮闈絕淫佚。故家法嚴肅。近古無有。而高曹向孟。女后之賢。尤千古莫及。至靖康之禍。乃其子孫失德所致。而非若唐太宗之及身顯報也。明之太祖。其家法最近宋祖。後庭絕無色升愛選。民有以美女獻者。至命戮之於市。以絕其源。故宮庭整肅。賢后接踵。真堪與宋相埒。歷觀前世。三代以色亡。及後代之興也。漢祖好美姬。而呂后淫穢於宮掖。晉武恣羊車。而賈后宣淫於身後。食其內侍。小吏入宮。漢幾不祀。晉以大亂。言之可爲嗚咽。孰與宋明之世。賢妃聖母。正位中宮。匡扶社稷。慶流後裔。澤被蒼

生乎。是天之禍淫也。如彼。福善也。如此。家國一理。寧有異同。班漢書載金日磾羈虜漢廷。爲黃門養馬。一日武帝至離宮見馬。時後宮滿側。凡牽馬過殿下者。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容貌甚嚴。武帝異之。遂被寵眷。後身爲大臣。賜出宮女不敢近。見其子下殿與宮人戲。惡其淫亂。遂擊殺之。武帝愛敬。與霍光同受遺詔。輔幼主。進封侯。班固謂其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又宋史曹彬爲將。凡攻城畧地。軍中所獲婦女。悉閉一室。穴牆以通飲食。且曰。是將進上。當密衛之。及師旋。悉訪其父母還之。無家者。備禮嫁之。彬爲開國勲臣。其子孫貴顯累世。又五代史馮道傳。道事唐莊宗時。莊宗與梁夾河而戰。道居軍中。諸將掠得數

美女以遺道。道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道雖貪生失節。然周旋亂世。更事四姓。迭爲宰相。榮寵貴盛。年七十歲。謚文懿。封瀛王。未始非天之所以福之也。舉其一二。可概其餘矣。總之人禽之分。判於方寸。使宣淫必不獲禍。亦斷有不可。況其必獲禍乎。使不淫必不蒙福。亦理所當然。況其必蒙福乎。然有事誣而名著。如史記載陳平至漢。人譖其盜嫂。漢王以事涉曖昧。不致問。平亦無從自辨也。然此事史公本未嘗明著於傳。特緣當時譖者。曾有是言。遂不得不載。傳中已明辨其誣矣。一曰。其嫂嫉平之不視事。曰。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又曰。兄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夫其兄友愛若此。而平尚盜其妻。豈復人理乎。且平旣盜嫂。則嫂必

不嫉平。而嫂尚爲此言。至於見逐乎。又史於兄伯逐婦下。
卽云及平長可娶妻。明乎嫂在時。平尚幼。未可娶也。夫旣
未可娶妻。獨可盜嫂乎。而或以爲譖。必有因。夫直不疑無
兄。而世亦謂之盜嫂。更復何因乎。又曹子建欲娶甄后而
不得。於其沒也。作爲感甄賦。托諸夢寐。僞云冥感。卽今洛
神賦是也。夫淫心不絕。至形於詞賦。卽使果有此夢。亦植
心邪所致。必非甄后之靈也。而世猶以巫山洛浦並稱。夫
巫山神女。已屬荒唐。卽云眞夢。夢境幻妄。卽已非眞。以荒
淫敗亡之主。而遇淫狐邪魅。如隋阿摩之遇陳後主。與張
麗華。徒爲鬼所弄耳。李義山詩。爲洛神辨誣云。背闕歸藩
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荆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

片雲借巫山以辨感甄之謬也。宋吳簡言過巫山神女廟。有詩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空成。只因宋玉開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謝。則神女之欲洗此冤久矣。况甄后與子建有母后之尊。嫂叔之親。而云願薦枕席。不更無人道之至哉。元微之欲亂其表妹崔氏而不得。作爲會真記以污之。凡世所傳崔氏答微之詩與書。皆屬微之僞撰。好事者譜爲詞曲。崔氏之冤。千載莫洗矣。嗟乎。見色起心。已非端士。而又倡爲淫詞以相誣。其心已先死矣。宜其焚尸不成歟也。總之世所艷稱者。莫如史記相如文君之事。然吾見學相如者。非惟不得爲相如。反至喪身失命。破家蕩產。貧窮坎坷。不齒士林者多矣。學文君

者。非惟不得爲文君。至以名門舊族。而流爲婢妾。淪爲妓女。或受辱公庭。身死人手者多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能不爲之歎息痛恨哉。嗟乎。十年前已薄相如。人求爲相如而不得。孰知有薄相如而不爲者乎。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據典

士人欲登甲科。猶釋老欲成正果。一犯淫邪。便卽墮落三教。無以異也。故不特吾儒立心制行。不可一毫雜於人欲。卽仙佛於此。尤爲兢兢。一部楞嚴經。祇因阿難爲摩登伽女惡咒所迷。如來千言萬語。不過欲阿難斷除一切妄想。不致墮落。故曰。教由緣起。阿難被溺於淫坊。道假人弘。師

利承宣於秘咒。深憐恣客迷主人。痛念認賊爲己子。洗心
非正。魔境現前。經中佛告阿難。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
生慧。是名三無漏學。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淫。則不
隨其生死相續。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
如不斷淫。必落魔道。又云。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
欲其成飯。經千百劫。祇名熱砂。又云。十方一切如來。色目
行淫。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又曰。當觀淫欲。如見
惡賊。猶如毒蛇。誠以四大本幻。卽幻成緣。緣爲離幻之支。
五蘊皆空。因空生覺。覺是礙空之障。身迷六入。顛倒於眼
耳鼻口意之中。欲起四流。轉輾於生老病死苦之內。故內
典又云。女色於人。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犯之

者昏迷顛倒。氣喪神沮。跼天踏地。卽此便爲現在地獄。無形枷鎖。不必云無欲心者。登忉利樂變之天。犯淫行者。入阿鼻無間之獄。如諸經所言死後果報。而始生欣懼也。道書曰。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痺人百脉。呂祖亦曰。寡慾以養精。精生氣。氣生神。神自靈。是故精絕則氣絕。氣絕則命絕。上陽子曰。惟淫慾爲諸惡之首。修行之士。先當迸絕。又道書云。淫人之罪。加殺人數等。又云。凡人苦行修行。諸罪俱可消解。惟曾破處子之身者。後雖道高行滿。不能開釋。必受過惡報。方可成真。又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爲第一戒。大微靈書。以慾爲十敗首。修

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皆易事。又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則流浪生死之海。是害先於恩也。觀此而知淫慾之爲禍大矣。人遏伏淫邪。須如槁木死灰。永不復發。乃是聖賢仙佛真種子。晉義熙間。曇翼法師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垂二十年。有女子被彩服至師前。曰。妾入山採薇。日已夕矣。豺狼當道。敢托一宿。師却之。女哀求不已。遂以草床居之。夜半呼號腹痛。求師按摩。師以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翌日其彩服忽化祥雲。女凌雲而上。曰。我普賢也。來試汝心。汝心如水中月。鏡中花。於此一塵不染。更有何境可亂。旣而天雨寶華。彩雲四現。時會稽太守孟凱知之。以師道

行聞於朝。敕建法華寺。又高僧鬼戒行嚴密。有魔君化作美女。自稱天仙。說偈誘惑。鬼執意堅貞。確乎不搖。曰。吾心若死灰。勿以革囊見試。女乃冉冉而逝。又唐善導護戒持品。纖毫不犯。未嘗舉目視女人。後法照大師。卽善導後身。故有偈曰。寧以熱鐵宛轉眼中。不以染心邪視女色。蓋必戒行如此之嚴。而後不爲妖孽所亂。不然。阿難佛大弟子也。能叙述金剛經。傳道印心。何至爲摩登攝入淫席。幾破戒體。必賴文殊師利。承如來神咒。提獎歸來。涕泣悲哀。如從地獄出。深恨失命喪身之無日哉。又宋佛印元禪師。與東坡友。一夕師被酒。坡命妓至寢牖之。師漠然不動。至夜半。妓泣曰。此學士命。否當被譴。印乃爲詩曰。傳與巫山窈

窈娘。休將魂夢惱荆王。禪心久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
狂。是元師真能渡愛河而超慾海。所謂由金剛智慧脫離
業障。已到彼岸矣。呂祖爲士人時。讀書山中。忽薄暮。有少
女至。粧飾靚麗。據座自言。歸寧迷路。借此少憩。言訖回眸。
光艷動人。目挑不已。旣而參橫月落。解佩橫陳。願言薦枕。
呂祖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辭去。乃知槁木死灰。仙釋一
也。昔紫虛元君與茅君在清虛宮。校勘天下真仙。墮落者
四十七人。緣其慾心偶動故耳。又如宋李退夫。隱居南嶽。
求師不得。忽聞空中彈棋。視之。見二人奕於樹杪。退夫亟
往致敬。適道旁一少婦出。心動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
矣。嗟乎。一念偶差。遂至如此。若實履邪徑。更不知如何墮

落矣。唐時密雲令有女美艷。年十七久病。聞北山黃衣道人道行甚高。令自詣之。醫立效。厚謝之。月餘。女夜卧。忽有人與寢。掩獲之。則道人也。縛而訊焉。泣曰。吾命當終。故至於此。吾居北山。未到人間。已垂千載。蒙召到縣。猝見公女。心昏意亂。自抑不可。今遭此厄。夫復何言。遂殺之。夫以千載道行。而斷送於一念。其言曰。自抑不可。所謂人欲險。六根魔。良可畏也。青草堂禪師不云乎。古人治心。防於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鉅。及其情慾相亂。不可救藥。可不慎哉。又內典言。沙彌妙顏。八歲已足羅漢。神通飛入王宮。后以其幼也。欲抱之。妙顏不可。曰。情從微起。猶一星之火。能燒萬里之野。譬涓滴之水。能穿泰山之

石。事皆曰漸。以少致多。以小成大。是以智者遠嫌避疑。消萌杜漸也。嗟乎。二氏豈誑世者乎。爲人爲獸。爲善爲惡。祇在幾希之間。學儒者其鑒諸。

按律

律於淫罪。可謂輕矣。強姦則絞。和姦止杖。蓋哀矜惻怛。以爲誅之不可勝誅也。虞周之世。淫刑曰宮。漢律亦然。今而輕之。尚或漏網。然寅夜入人家。非姦卽盜。登時打死。勿論。又凡殺姦夫。并姦婦殺之。則勿問。則雖在公。或止於杖。而在私。仍許其殺也。夫以身殉淫。固爲至慘。此婦因我之淫。致彼之殺。無異於我殺之也。律又曰。姦婦聽夫自賣。是旣淫人婦女。而復離人夫婦也。生母去帷。幼稚何依。零丁孤

苦泣血窮天。蘆衣鐵杵。冤憤莫訴。是旣離人夫婦。而復害
人子女也。且婦或因杖懲而含羞自縊。更或其家恥鳴於
官。而逼婦女自盡。獨非因姦致死乎。是我旣敗人名節。而
復喪人性命也。雖律文甚寬。俱免坐罪。然而律有陰陽。陽
律縱薄其罪。陰律不爽其罰。陽世或脫杖懲。陰司難免誅
戮。念及此。固已戚戚如不終日矣。若夫先姦後娶。似可補
過。蓋愆然。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已有明訓矣。時文有云
上不堪事宗廟。則爲不孝。下不堪繼後世。則爲不慈。終身
雖悔何追也。禮卒於無別。遂成戎彞之習。物可以苟合。其
有禽獸之心。此日何顏立於天地也。吁。鶉奔奔。鵲疆疆。人
乃鶉鵲之不若。此豈真一杖足以蔽其辜哉。

又律例載惡徒。強行雞姦良人子弟。爲首者斬。決不待時。爲從者絞。監候處決。和誘者決杖八十。誠以男女鍾情。猶爲人道之感。若同形同體。創天地未有之奇淫。蹈神人共憤之穢行。寧非死有餘辜者乎。近日市井無賴之徒。固多以身試法。乃身都富貴之子。亦往往喪心病狂。苟免無耻。當其百般哄誘。服食器用。恣所取攜。迨至日久親暱。孺子何知。不覺墮彼術中。貽祖宗父母以羞辱。爲隣里鄉黨所切齒。而此子一失身。遂已萬萬不可爲人。夫非盡人之子。與。使行姦之時。思及我子亦復如是。我孫亦復如是。其何以爲情乎。楊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暗室而爲此。是神明之所糾察也。書室而爲此。是聖賢之所監臨也。甚至一

俊童耳。父姦之。子又姦之。兄姦之。弟又姦之。一家父子兄弟。先已狗彘之不若矣。更有因此而夫妻反目。終身絕嗣者。有因此而親戚間離。紛爭構禍者。有因此而刑于不善妻淫子暴。敗身喪家者。是果誰生厲階耶。或曰。不有宋朝之美。難乎其免。自昔已然。獨不思衛靈堂堂千乘諸侯。嬖一宋朝。遂至夫人南子。竟與私通。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卽爲衛靈行樂計。不已大失筭乎。况艾豕之歌。草野傳播。蒯瞶羞之。釀成弑逆大釁。沫邦累世不靖。康叔幾不血食。天之報施。爽乎不爽。其在商書有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文人學士。口誦聖賢之書。身蹈禽獸之行。縱免國法。必卽天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釋書

尤展成曰。佛氏有三戒。曰貪嗔癡。又曰淫殺盜。然非佛氏之戒也。乃吾夫子之戒也。子曰。君子有三戒。一在色。色始於癡。極於淫。一在鬪。鬪始於嗔。極於殺。一在得。得始於貪。極於盜。人能受孔子戒。便可立地成佛。旨哉斯言。而余謂癡之一字。尤切中淫人膏肓之病。詩曰。狂童之狂也。且惟癡故狂也。又曰。彼狡童兮。惟癡故愈狡。惟狡故愈癡也。癡由於貪。傳所謂貪色爲淫是也。癡極生嗔。詩所謂將子無怒是也。因而姦情敗露。以頭顱博俄頃之歡。業報循環。以妻子了貪淫之債。癡之爲害。可勝言乎。尾生期女子於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癡而至此。不死何俟。我

悲其死。我快其死也。雖天地鬼神亦惡其癡。亦快其死也。更甚而良心喪。廉恥亡。如魯秋胡以金挑採桑婦。而爲其所拒。比歸。乃其妻也。良心若在。卽當愧死。及婦責以忘母不孝。憤而投淵。秋胡更復何顏立於人世。而猶不遘死乎。然尾生之罪。不在於死。在於期女。秋胡之罪。不在於不死。在於金挑。有醜面目。其癡乃一至於此。而世猶以尾生爲信。非信也。癡而已矣。推而蕭衍隋煬。欲釋潘淑妃。張麗華而不誅。似仁而非仁。周人之穀異室而死同穴。似義而非義。巫臣娶夏姬而聘於鄭。禮備矣而不可爲禮。相如賂侍女而竊文君。智工矣而不可爲智。人有四德。淫人無一焉。癡而已矣。王茂高頰。陳元禮誅潘妃。斬麗華。殺太真。比於

太公之蒙面以斬妲己。最足破癡人之夢。至漢武帝之殺
鉤弋。其智尤千古莫及。蓋此等尤物。天生以敗人家國。叔
向母謂夏姬爲天所鍾美。必將以是大有敗。而巫臣亦謂
爲不祥人。然巫臣明知而明蹈之。遂至赤族。則癡而陷於
昏矣。假令楚莊入陳。能執夏姬而誅之。則巫臣無滅族之
禍。楚國無奔命之患。以是知王茂高頗陳元禮之仁。爲不
可及也。趙武靈王爲一世出羣雄。而以溺愛吳娃。至父子
俱敗。餓死沙邱。漢成帝制於趙合德。而甘心殺其子。至絕
世滅後。而身死於其手。非癡曷爲至此。然究之尤物何嘗
移人。人之癡。自爲彼所移也。禍水安能滅火。亦漢成帝之
癡。自爲彼所滅也。婁豬尚有定時。而人之淫。無盡期。是大

豕之癡有限。而人之癡無窮也。湯若士曰。人講性。吾講情。夫所謂情者。由性而發。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此卽人獸之分途。而善惡之所由判也。湯若士指慾爲情。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而率天下而入於禽獸者此也。自此一字不明。而淫奔苟合。寡廉鮮恥。其可羞可惡。顯與情字相反。而猶動輒曰。情之所鍾。甚而曰。生生死死爲情多。又曰。情絲不斷。夢境重開。夫情安得絲。乃癡心結而爲絲。遂癡心形而爲夢也。巫山洛水。爲癡人說夢。後之祖其說者。又夢中占夢。癡亦甚矣。嗟夫。繪秋波於四壁。勘破情禪。話春夢於三生。叅同空色。能知色之爲空。則夢者覺。癡者醒矣。悠悠

斯世。狂狡之徒。未知何日出夢。何日去癡也。悲夫。

關邪錄卷之二

格言註文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此太上感應篇語也。人生最干天譴。莫過淫念。其中罪孽。不可勝言。故萬惡淫爲首。天律昭昭。斷不可一毫苟且。太上特揭出人生最大孽根。而以淫念之偶觸者言之。使天下知偶一入眼之時。便不可亂。卽在最無關涉之人。亦不可苟。卽在此心微動之端。亦不可犯。故起心二字。尤爲太上誅意之文。蓋起心私之。非必色之果私於我。而於心不能禁其不私也。夫人欲行淫。亦非易事。桑間濮上。密約幽歡。此偶然者耳。或此悅而彼不從。或心通而勢不便。邪緣不湊。事終不成。至於起心私之。則最

爲便捷。簾中牆上。瞥然漏洩春光。一語不通。神隨目往。雖貴而金屋之名姝。賤而蓬門之艷質。遠而燕秦楚越之佳麗。近而比隣窮巷之婦女。邪心所之。莫可攔阻。卽在所私者。猶尚以我爲無他。而我心之隱慝。已不堪誅極矣。原其所以。皆由陷溺其心。惻隱羞惡。俱已喪亡。故不覺其心之肆然無忌耳。試思人間婦女。非貴卽賤。名門麗質。人所醉心。然其族類之貴。姻婭之尊。身如拱璧。貌若神仙。美玉無瑕。千金莫售。更或能詩作賦。名擅玉樓。聲重金闈。此等名姝。若一經點污。便是一敗塗地。卽遇彼流離顛沛。尚當護惜保全。乃無端一見而遂思污其潔白。喪其名節。敗其家聲。人孰無惻隱之心。而忍爲此乎。推此不忍之心。則凡係

良家婦女。及孤孀處子。皆在所不忍也。至於狹邪窳婦。人所甘心。然此等婦人。惟利是圖。雖販夫牧豎。皆得恣行淫穢。卽妖艷絕倫。亦已淫賤實甚。吾旣身列儒林。將來龍虎變化。鵬鵬奮飛。桂香桃浪。金馬玉堂。平地一聲。扶搖直上。皆學者本分內事。則此身何等貴重。乃甘被此等淫魔所玷辱乎。卽使終老青衿。然出則揖讓公卿。居則誦法聖賢。堂堂士子。而乃與厮養奴隸。爭此淫賤妖魔。人孰無羞惡之心。而屑爲此乎。推此不屑之心。則凡係平等姿色。賤人妻子。及倡優僕婦。皆在所不屑也。難者曰。如前說。旣斷不忍淫。如後說。又決不屑淫。則淫固無一而可也。曰。豈惟不可。亦斷不敢。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偶一起心。卽

犯淫條罪惡難逭。故必於此心未亂之時。思淫律之重。知淫趣之澹。念淫禍之慘。畏淫聲之醜。懼淫報之奇。立定主意。預爲遠避之謀。自居於必不相及之地。則心未起而易爲力。畧一放鬆。使狐媚當前。摩登對面。雖鐵心石腸。恐未免一時鎔化也。淫律之重。陰司以爲甚於殺人。蓋殺人止及其身。而淫人則污辱實多。使其父母舅姑。若夫若子。一含羞忍恥。無顏苟活。而又或損子墮胎。每至母子俱殞。生也何恩。殺之何罪。甫離母腹。遂櫻慘禍。旣犯淫條。復戕人種。此等罪孽。歷劫難盡。卽顯有厥夫。居然生子。然污人婦女。而復亂人家嗣。殺人者戕其後天。而淫人者亂其先天。迹愈微而孽愈深矣。况人雖窮凶極惡。未嘗無故殺人。

殺人者恨之也。若淫人者何恨於其夫。何恨於其子。何恨於其父母舅姑。并何恨於雲鬢粉面之人。而必欲污其身。而後快哉。更或猝遇危機。勢同騎虎。非人殺我。卽我殺人。婦女之畏罪懼禍者。遂至謀夫害子。叛父母。背舅姑。種種極惡大罪。皆從此淫念而起。故陰律必以淫爲萬惡首也。淫趣之澹。細叅便覺。見色未得。烟騰火熾。及至橫陳嚼蠟之時。雖天姿國色。其滋味果何異於裙布荆釵乎。踰險蹈危。何如與室內之縞衣綦巾。日高擁被。坦然床第乎。皮包臭穢。強作妖嬈。極天下明眸皓齒。總一臭腐皮囊。千古絕色。須臾便成黃土。玉鈎斜。馬嵬坡。虎邱真娘墓。錢塘蘇小墳。塚中枯骨。猶尚存乎。況當經水淋漓。胎前產後。疾病危

亡。想其情狀。何等穢汚。雖屬冶容。有不掩鼻而過之乎。李夫人病將死。決不欲令漢武見。非爲此乎。況人生前幼後老。其可以行淫者。不過二十至三十。十餘年耳。駒隙光陰。水流雲逝。不消二三十年。一爲喪德之衰翁。一爲失節之老嫗。白頭相遇。有不黯然而神傷者乎。淫禍之慘。愚智皆知。爲夫爲父。誰無廉恥。甘受玷辱。稍一知覺。隨即血刃。卽偶爾微幸。得全刀下之游魂。而醜聲一播。遂至父殺女。夫殺妻。誰階之厲。反得幸免。冤魂有知焉。肯相捨。更或同淫之人。忿恨相爭。大則身首異處。小則肢體摧殘。閭里間。不歷歷有明驗乎。淫聲之醜。詩人謂爲不可道。趙孟欲其不踰閭。此無論女之耽兮。固不可說。卽士之耽兮。而敗名喪

德獨可說乎。人卽蹤迹秘密。終不得謂暮夜無知。畧有風聞。輕薄者資爲笑談。方正者嫉若仇敵。貽書戒子。登門見拒。卽欲悔過自新。而已醜聲莫掩。此時卽至親密友。平日升堂入室。了無嫌疑者。至此亦曲加防範。小子後生。平日致敬盡禮。不敢戲渝者。至此亦頓生狎侮。鄉黨揄揶。士林不齒。子弟反唇而相譏。妻妾怒目而相詈。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不其然乎。淫報之奇。不可枚舉。最甚者。如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十九大魁天下。五十三位極人臣。壽八十餘。以鄉薦後。因淫邪削盡。慚恨而卒。嗟乎。以大魁天下。位極人臣之人。何難極人間麗色。置之畫閣蘭房。八十年歲。老丞相。莫禁其姬侍羅列也。今登所盜者。未必真殊色。

也。乃竟以是而賤矣。而貧矣。而夭矣。貪片時之滯雨尤雲。失五十年之珠圍翠繞。卽爲好色者計。亦豈爲得算乎。狀元宰相。不難一筆削盡。況其下者乎。更奇者。如康熙癸巳年。河南某縣人。生二子。長子娶妻死。幼者未娶。嫂叔年相若也。而獸行起焉。家人頗有知者。二人懼。謀遜他所。嫂以禱神爲名。遂與叔偕行。其所謂神。卽古帝庖犧氏。蓋中州爲古帝王都。帝王各有廟宇。而伏羲爲最神。廟在陳州。四時祈禱無虛日。去廟數里。客舍相比。二人薄暮投宿。主人見一少年。攜一少艾。詰之。則曰夫婦。主以其夫婦也。命處一室。同床而寢。比明而門不啟。叩之不應。疑焉。斧其門而入。突見二人裸身相摟。作行私狀。其私處已膠粘不可解。

而聲已如獸。主人駭甚。閩傳於外。觀者如堵。二人遂互相
噬嚙。如豺狼然。血肉淋漓。須臾而死。嗚呼。大聖人之禍淫
亦至此極哉。夫陰陽配偶。乃太極動靜之理。伏羲始作八
卦。首列乾坤。而孔子贊易。亦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非若
釋老之禁絕慾色也。而五行遮嬭。伏羲功成身退。又非若
嶽神冥司。有賞善罰惡之責。而顧顯異若此。蓋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苟滅天理而肆人欲。則人類或幾乎息矣。聖人
懼人類之將盡也。故神道設教。生示人以獸形。而死已慘
於凌遲矣。嗚呼。觀此數條。所謂婦女。非惟不可淫。亦斷不
敢淫也。然此皆於一心未亂之先。爲預遠淫邪者勸也。若
喪其天良。陰懷邪念。人面獸心。人雖不知。天地鬼神。其可

問答金
卷之二
欺乎。天譴日加。陰禍踵至。不知者。方以爲斯人正人也。何乃得禍之酷。一至於此。孰知其中心之隱隱。重犯天地鬼神之怒哉。

淫慾過度。此太上指正色而言。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言有度也。黃庭經曰。急守精室。毋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謝上蔡曰。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以欲有爲。必須強盛。方能勝任。故斷之也。蓋人精足則神足。神足則智慧生。珠藏則澤媚。玉蘊則山輝。精明強固。將何所爲而不成。若乃縱慾過度。中道萎疲。英氣消沮。一生之事已去矣。須知此事。乃人生第一大關頭。打得破。看得空。便是能飛能舉。絕頂天仙。無減。

無生自在菩薩。蓬山鹿苑。白玉仙京。皆從此一念基之。卽打不能破。看不能空。亦當如醫和所云。以不節不時爲戒。凡聖賢仙佛。及自己祖先生辰忌日。暨夫婦本命生日。皆當戒淫。冬夏二至。陰陽相爭。尤宜節慾。又凡祁寒暑雨。烈風迅雷。日薄月蝕。皆爲切忌。故曲禮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若夫受胎以後。尤當永絕淫慾。異日生子。自形容端正。才貌過人。智識聰明。不致夭札。若復行淫。必至愚蠢昏頑。痘疹瘡毒。皆由於此。况夫婦本爲嗣續計。今旣受姪。更欲何爲而宣淫犯忌乎。其尤忌者。無過於少年初娶。宴爾新婚。銀缸璀璨。繡被輝煌。朱顏的的。錦帳重重。紅裙紫袖。珠圍翠繞。春心駘蕩。皆以爲人

生樂事。孰知此中。具有毒腊。暗藏利刃。將來喪身失命。皆自此基。惟在爲父兄者。自幼先將格言善訓。自六經左史外。如朱子小學。諸儒性理諸書。下及世間所註感應篇。陰騭文。功過格等書。陶冶漸摩。蒙以養正。凡一切淫書邪色。不得入其目。邪言綺語。不得至其耳。狹邪小人。不得近其身。胸中純乎理義。絕無一點邪心。其視此等事。真覺可羞可恥。則卽身當其境。亦自然寧靜澹泊。雖和樂且耽。如鼓瑟琴。而初非專爲淫慾起見。又諭之以相敬如賓。不得狎昵無度。又何患其敝精竭神。至於喪身失命乎。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作一部左氏博議。先儒之勤學勵行。固不可及。今之少年。豈易望此。惟是蒙童時。先穢污知識。鑿破淫

寶則斷斷不可。漢昭帝立年未冠。霍子孟命宮人皆爲窮袴。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天。今之父兄。豈反不知此乎。禮子生七歲。卽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及其稍長。當更加防範。女婢之美麗者。不得輒離房帷。擅至書齋。兒僮之俊秀者。不得伴寢同卧。當另宿書廂。擇師固重才學。而必須嚴毅方正。取友固重文章。而必揀樸實誠慤。將正心修行。微特保身養生。而亦可刑于寡妻。此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天壽貴賤之所由定也。爲父兄者。慎勿旣已自悞。而復悞及子弟。語云。前車覆。後車鑒。諸君其鑒之哉。

勿淫人之妻女。此文昌帝君陰騭文中語也。丹桂籍註云。

此人字包得廣。凡非我之伉儷。卽是人之妻女。微特良家婦女。總屬他人配偶。卽房中未字之奴婢。亦皆是他人之妻子。雖名下賤。豈乏貞烈。乘威迫脅。卽是強姦。賣兒女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還望夢來歸。觀此情形。當爲淚下。而乃忍心害理。恣行淫穢。損彼終身。妬者旣覺。鞭撻隨之。婦固不賢。我獨非過乎。不但已也。私之而仍以字人。是我姦人之妻也。或有姪而墮之。或育子而溺之。是我殺人也。甚而至有人毘之禍。是夫婦同殺人也。或父子不知而兩幸之。是禽獸之聚麀也。或兄弟不知而交狎之。是異國之同妻也。且人家子息。流爲婢女。亦由其

先積孽所致。而復恣行穢污。安知天道好還。異時子女。不爲奴婢。而爲人穢污乎。更有少年僕婦。執役房幃。見其有色。肆意淫亂。使其夫知之。小則萌跋扈之心。大則懷弑主之志。近在左右。可勝防乎。卽或不知。而或姦而生子。是使我之子。謂奴爲父也。忍乎哉。卽不生子。而堂堂七尺。與奴隸下賤。爭此敗柳殘花。屑乎哉。此其罪卽稍輕於犯良家婦。然陰律斷淫罪。未嘗曰淫女婢及僕婦者。減一等論。則其罪固無異於良家矣。蓋僕隸獨非人乎。犯奴婢。獨非淫人妻女乎。夫奴婢且不可。而況於良家婦女乎。故此一勿字。要人於起心時。立地一刀割斷。著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苟且。篇中慎獨知於衾影句。乃第一要著。人當先

洗滌此心。不欺暗室。而又復敬持此身。不履邪徑。故帝君於康熙甲寅秋日。彭訪濂家降乩。示訓士子。言汝等皆知敬我。不知敬身。種種罪愆。士子尤甚。豈不愧於聖教乎。又曰。身列衣冠。行同狗彘。捫心清夜。恐亦難安。尚欲妄想功名乎。蓋至此。雖帝君慈憫。欲垂救度。而亦無如何矣。夫帝君爲文章司命。功名總持。今人欲取功名。偏事事與帝君相反。卽淫邪一端。帝君再三垂戒。而人尚冥頑不靈。又何怪帝君之一筆勾消也哉。

設計偷覷女色。自己帷簿宣淫。此關聖帝君於太行山。降筆真經語也。夫設計偷覷。無非欲一覩紅妝耳。珠簾半捲。卽是雲山萬重。雖魂飛繡閣。終不能身入香閨。豈得點污。

清白敗壞名節。而帝君列於諸惡之首。蓋當偷覷時。特恨無緣相就耳。其喪心背理。帝君固已如見肺肝矣。夫人於女色。熟視已萬萬不可。而可偷覷乎。至設計二字。此中意惡。不可名言。較之見色起心。罪更百倍。蓋見色起心。邪心猶因見始起。若設計偷覷。則淫毒固結於胃中。不待見女色。而邪心已先隨地輒形。遙望銀屏。錯疑嫫母。是文君暗揣紅樓。誤認共姬爲武曌。失心病魔。如鬼如蜮。卽小人閒居。其不善極於無所不至。亦未必一無忌憚至此。至此并不止爲小人。而直同禽獸矣。宋玉東隣。洛陽旅舍。暗室屋漏。鑿壁窺隙。欺天罔人。帝君如電之目。以一語描寫曲盡。非特以後此極惡大罪。皆從此窺視而起。如李登私窺隣。

女張燕娘。以事不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也。卽當偷覷後。明知無分。隨卽力遏邪心。一刀斬斷而已。神人共憤。罪惡叢積。冥冥中。禳功名。削祿壽。種種福德。從此而消。種種惡報。從此而彰。若帷簿宣淫。醜聲外揚。特孽報中之一端耳。梁家宅裏秦宮入。趙氏樓中赤鳳來。天上無人。侯門似海。猶且變故忽生。牆茨貽醜。何況民間閨闥。卽作李益癡。終不能免婁豬誚。是非其妻女甘作摩登夫。亦其身積孽所致。因而貽禍於閨中耳。彼昏不知。猶以爲防閑甚密。安得有此。則汝所偷覷之色。人防閑亦未嘗不密也。且窺人妻女。自必不令人知。使妻女宣淫。亦豈令汝知乎。卽曰閨門嚴肅。斷斷無此。然已之婦女。深宮固門。而人之婦女。獨可

令暴露燕私乎。易地而觀。使已之婦女。燕處房帷。袒胷露體。而有人焉。鑽穴抵隙。從而偷覷之。於心甘乎。如其甘之。是怯姦縮頸之醜也。如其不甘。奈何已則不甘。而謂人獨甘之乎。舉頭三尺。決有神明。當其時。獨不畏十日十手之指視乎。况天道昭昭。決無種淫根而不報之理。當吾身卽能自保無他。安知死後。妻妾不宣淫現報乎。安知異時。子孫不醜聲外聞乎。亦無論異日。而當前之罪孽。復何所遁乎。且天與人炯炯雙眸。用以造此惡孽。天人震怒。安保將來不喪明乎。安保來生不雙瞽乎。更無論業報之必彰。而自貽伊戚。試念偷覷時。或其爲嫖母。是枉費此心機。而徒增此罪戾。卽果爾少艾。將美色轉眼成空。穢迹終身坐實。

靜言思之。有不自悔其無謂者乎。故帝君哀矜惻怛。諄諄訓誡。總欲人翻然改悔。滌慮洗心。念帝君之神。無往不在。卽暗室屋漏中。時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人知敬帝君而見像卽拜。何不奉帝訓而見色勿視哉。

閑邪錄卷之三

掌文真人訓世格言

掌文真宰曰。余每見世人之非貧卽天者。因其所犯。有兩大端。一曰淫邪。蓋淫邪則心亂。心亂則氣昏。氣昏則神衰。果報且勿論。已非載福載壽之器矣。所謂福澤不降於淫人者是也。一曰不孝。蓋不孝則違天。違天必譴責。滅筭削祿。必在此真性已漓之人。故曰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也。子弟若有犯者。急宜痛改前非。庶可挽回天意。否則該富者玉樓削籍。應貴者金榜除名。爲貧爲夭。斷不能免。可不凜哉。

遏淫全孝說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生之惡億萬。毒莫甚於邪淫。二者犯其一。已覆載莫容。鄉黨不齒。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或目爲梟獍。或斥爲犬豕。要而論之。不孝莫甚貪淫。全孝莫如閑邪。蓋孝貴養志。孝重顯親。望子成立。有若登天。而乃以一時之穢行。致萬事之瓦裂。期子顯貴。有若饑渴。而乃以一念之邪淫。博終身之潦倒。青雲失望。淒風洒泣於高堂。白首無歡。飲恨莫伸於泉壤。言之痛心。思之流涕。厥罪通天。萬死莫贖。更或喪心病魔。恣淫僻而傾家蕩產。貽堂上以饑寒。履邪徑而虧體傷親。俾父母以羞辱。比於禽獸。鮮此惡逆。豈直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而已乎。是三千之刑。莫大不孝。不孝之罪。莫甚貪淫。而淫邪

之禍。實由意造。文昌大洞經云。不以意業欺天地。不以身業累父母。不以心業禍子孫。不以口業傲神人。夫是諸業。孰有過於淫乎。偷覷女色。躬行邪徑。造作淫書。壞人心術。此身業之最大者也。喜談閨闈。評論女色。此口業之最重者也。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此心業意業之最鉅者也。論惡之既成。身業爲重。原惡之造端。心意爲甚。蓋人稍知禮法。必能自飭。所不可問者。此心起伏之端耳。桑間濮上。目眩心迷。閒居獨處。注想凝思。在彼固絕無纖毫點染。而在我敗德喪心。已不可言矣。故有勸人戒淫。美色來而目已移。矢志遏邪。歷時久而邪復生。口是心非。欺天罔人。世方目爲老成。不知此心已同禽獸。皇天震怒。較甚於身敗名裂。

之人其獲譴固不輕矣。况乎敗人名節辱人門戶。明明祖先。飲恨九原。世世子孫。蒙羞百代。是淫一人而辱及兩家。戮及數世。較之操刃殺人者。慘毒更甚。故曰。萬惡淫爲首。而要其始。實由一念之釀成。故曰。論惡之旣成。身業爲重。原惡之造端。心意爲甚也。吾願人洗心滌慮。痛掃淫惡。永斷諸業。斷不敢以須臾曖昧之邪思。而失終身顯揚之大業。則百行孝爲先。而孝尤以遏淫爲大也。嗟乎。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將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人其尚有悔心哉。

遏淫心戒邪言毀淫書說

左氏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苟一染淫邪。中心恐懼驚

疑。舉止跼天踏地。英華消沮。志氣昏靡。卽此便是生人地獄。若能痛掃淫邪。滌慮洗心。便仰不愧天。俯不忤人。風清月白。何等光明。海濶天空。無邊浩蕩。卽此便是神佛境界。豈必侈談報應。以見天道神明。纖毫不爽。然歷觀往昔。如王華。曹鼎。羅倫。謝遷諸公。惟能拒邪色於人間。遂先定大魁於天上。凡遏邪受福者。固歷有明徵。而淫邪獲禍者。又豈能悉數哉。乃世人視報應爲子虛。以禍福爲荒唐。談閨閫。評麗色。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宣淫放誕。敗德喪心。上犯天條。下遭鬼戮。不待言矣。至若戒淫之訓。亦凜於懷。遏邪之文。時誦於口。及眼光落面。不覺骨熱神飛。妖態攢心。遂令意迷魂蕩。明知果報之昭然。觀粉面而神昏。

自矢正直之無回。遇雲鬟而意亂。芸窓攻苦。何見色而起心。畢生忠厚。忽妄念以欺天。蓋其平日之閑存。原屬浮沉。故當魔障之入目。遂爾昏迷。學人厥後不昌。多因偶然之誤。志士終身不遇。常緣暗室之虧。可不憫哉。更有捉影捕風。談人壺事。此倡彼和。玷污深閨。馴致訛言四聞。貞婦殞命。亦或良人誤信。佳偶分飛。抵命無人。白冤無日。誰階之厲。天譴難逃。更甚而傳播淫書。壞人心術。驅一世聰明。智慧之子。盡入鬼門。坑萬古功名富貴之客。永淪業海。人慾橫流。天理絕滅。譬之盜賊縱橫。殺及一世。而淫書流毒。殺及萬世。造作者罪固通天。流傳者惡尤甚。代苟能上遵功令。下積陰功。凡有片紙之涉邪。卽付咸陽之一炬。銷除孽

障永絕淫根。更祈打破迷魂之網。頓發覺悟之心。未犯者宜防失足。曾行者務蚤回頭。展轉流通。迭相化導。必使在在齊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

禁賣春方春宮說

千金之子。侈談風月爲歡。宵小之流。動誇雲雨有術。通衢大巷。貼壁粘牆。不曰固本強精。則曰壯陽久戰。飲其藥者。以鴆毒爲醇醪。墮其術者。視軀命如腐草。家業旣蕩而疾病隨之。疾病未幾而死亡繼之矣。浪子宣淫。固應一死而莫贖。誘人賈利。卽服上刑其奚辭。更有造意繪圖。描寫閨幃之惡態。標名撰象。刻劃男女之穢形。粉面雲鬟。個個赤身露體。花間月下。般般倒鳳顛鸞。抑且彩畫杯盤。汗牛充

棟。粧成卷軸。積案盈箱。筵間藉爲勸酒之資。書屋羨爲風流之具。在驕淫敗類。罔不目眩而神迷。卽樸實成人。亦必魂飛而魄散。雖有淫詞艷曲。猶難誘之。無不識之愚夫。若此嬌樣邪模。最易引血氣未定之稚子。此不待盈其惡貫。已早知積有天殃者也。惟冀當世學士大夫。以息邪放淫。爲已任。嚴行各屬。凡有出賣春藥。懸掛春圖者。立拿究治。驅逐境外。示諭窩戶。不許以淫邪等樣。畫燒磁器。並懸賞格。許諸色人等。指名出首。重懲不貸。仍不時查察。以絕根株。則庶乎造作淫形。教人爲惡者。弊端永除。而其爲功於世道人心。亦不小矣。

絕淫視說

色孽之來。每先眩目。故文昌蕉窓淫戒。專在見字上著力。所云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不可憶。三者因原溯委。則思字爲善惡關頭。制外安內。則見字尤爲人獸分途。蓋人苟未見而思。則當見未有不亂。既見未有不憶。思爲淫邪之本。萬惡之源。如人身萬病之根。故人於淫邪一念之差。足以敗終身之德。而積終身之德。不足以蓋一念之愆。所以詩三百篇。夫子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蓋思苟無邪。則當見自然不亂。既見自然不憶。詩曰。有女如雲。匪我思存。卽思無邪之明效也。易曰。閑邪存其誠。存誠卽思無邪之準的也。但人亦有力戒邪思。而忽然美艷入目。遂不覺意迷魂蕩。而至於亂者。故夫子於克己復禮之目。首以

非禮勿視爲主。其所謂非禮。固不指女色而言。蓋顏子亞聖之資。其地位儘高。如登真度世之人。置身白玉仙京。大羅天上。俯視人間淫欲之事。不啻如蛆蟲之於糞穢。人視爲好色。彼視爲惡臭。斷不至見色起心。而動聖人之垂戒。但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爲顏子言。固不指女色爲下等人言。則非禮勿視。女色尤爲切要也。故感應篇亦曰。見他色美。起心私之。則知種種邪念。每緣一見而起。故陰符經曰。欲伏其心。在先治其目。道德經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卽程子所謂制外以安內。最爲切要之法。第不見而倖其不亂。或一見而不免。仍卽於亂。治其目固所以伏其心。而心不伏。則目亦不可得而治。蓋目迷固所以累心。而心動

更足以役目。必未見而先洗滌其心。拔去病根。當見而更
強制其目。不墮邪魔。故曲禮曰。毋淫視。又曰。傾則姦。註流
視則心邪。又曰。將入戶。視必下。玉藻曰。目容端。頭容直。少
儀曰。不窺密。皆所以治其目。以伏其心。使其卽見可欲而
心不亂也。夫見之與視。固自不同。見者猝然相遇。止於入
眼之頃。視者凝眸注視。已屬隱念之動。每見淫邪之徒。一
見婦女。卽便注視。或遠或近。或前或後。醜態畢形。惡狀顯
露。隨從者揮拳欲毆。旁觀者羣聚竊笑。而彼猶恬不知恥。
因之輾轉思維。積成意惡。至於上犯天條。下遭鬼戮。其受
病總起於一視。其視卽當見而亂也。又安保其不旣見而
憶乎。惟守正之人。猝遇婦女。必閉目不窺。蓋必如此而後

可以永杜淫邪。而輕薄者反從而嗤笑之。且曰。吾心不欲視。奈目不及閉。何。夫目卽不及閉。而旁視何爲。迴視更屬何意。至於婦女。或在簾中。或倚門首。或坐畫舫。或乘肩輿。初非覲面相逢。與君更復何涉。而猶竊視不已。更或登人之堂。兩目已窺其室。揖人之婦。雙眸全注其身。種種邪心。種種賤態。不可枚舉。昔江西俞良臣誓戒淫邪。自反無過。而慘膺天罰。貧窮坎坷。一夕遇神。謂之曰。君邪淫雖無實迹。而見人家美女子。必熟視之。心卽搖搖不能禁。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見君於私居獨處中。淫念時起。意惡固結。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福。由此觀之。則知人

於女色當見而亂。故既見而憶。而皆由於未見而思。人苟心無邪念。雖淫魔滿前。談笑款洽。如此中之不可亂何。若人欲不淨。雖外貌嚴肅。不親女色。如此中之不可問何。故曰。思爲淫邪之本。萬惡之源。如人身萬病之根。而見乃其發病之因也。內邪固宜掃盡。外邪尤當謹防。未見固宜力洗其心。一以無邪爲主。當見更宜力治其目。一以勿視爲主。杜絕淫視。以杜絕淫心。惟有閉目不窺。雖遇天姿國色。不得入而亂吾之中。故非禮勿視。於戒淫尤爲切要也。白太傳詩曰。障待智燈燒。魔須慧劍戮。人苟內無邪思。外絕淫視。魔障不已。掃除淨盡哉。

誠意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本自無邪。自汨沒於人欲。陷溺其良心。而淫邪之念。潛滋暗長。如火之燎原。如水之滔天。遂至身名俱喪。沈淪苦海。無緣自拔。莊子謂惡莫慝於志而行。惡爲下。又曰。悲莫大於心死。而身死卽次之。故淫邪固爲萬惡之首。而邪念又爲淫惡之首。人欲遏淫去邪。須先誠意正心。朱子謂誠意工夫。善惡皆從此判。故爲人鬼關。又曰。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身有大病。不說疥癬。所以緊要在誠意。又論克己曰。須是拔去病根。合下掃除。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須是合下連根剗去。才發便剗。自到熟處。又考亭淵源錄。陳才卿問私意竊發。隨卽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又真西山大學衍義夜氣箴曰。維人之
身。嚮晦宴息。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
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
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夫能如朱子
之說。掃除淨盡。則淫邪不得而留。能如西山之說。兢惕靡
間。則淫邪不得而乘。自然獨行。勿愧影。獨睡。勿愧衾。譬如
昏霧之中。一旦雲消日出。依然天清地朗。卽或陷溺已甚。
邪念固結。當以次掃除。先使此身有所習業。則此心自有
所繫著。不得暇豫優游。使淫慾潛滋暗長。除經史文字外。
或彈琴賦詩。或騎射談兵。或著書立說。或選文結社。或聚
徒講學。或精攻書畫。或究心釋老。或手植花卉。或旁通醫

藥或熟習卜筮。既藉以銷磨歲月。自可以漸淡淫慾。由此而拔去病根。掃除殆盡。克念克敬。天君泰然。夫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昌黎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邵子曰。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是卽時運不齊。命途多舛。窮約困頓。至三旬九食。十年一冠。而此心光明。真覺生順。死安。可以唵風弄月。可以修身立命。一生戰兢惕厲之中。不乏瀟灑自得之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視彼淫慾之人。沮然自喪。終日跼蹐。奚啻霄壤。卽貧賤終身。而所得固已多矣。是邪念貴在掃除淨盡。而掃除邪念。惟在誠意慎獨。故羅倫諸公之力拒邪色。自淫慾者視之。驚爲竒行。自聖賢視之。直尋常事耳。何則。彼其誠正有素故也。嗟乎。人

生而靜。本自無邪。其所以生邪者。一由於狎昵匪人。一由於潛玩淫書。二者如飲醢酒。食烏喙。未有不裂肝腐腸者。而淫書之毒爲更甚。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亂賊篡弑之禍。偶一寓目。必至毒入心胃。世且謂可以啟發聰明。曉習文法。夫韓文公非千古文章之祖乎。其論爲文。則曰。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夫三代之書。卽六經語孟。兩漢之書。卽董賈劉楊之文。諸儒諸經傳註之說。聖人之志。卽正心誠意之學也。蓋將欲發揮聖賢之蘊。而反熟玩淫穢之書。非特卻行求前。南轅北轍。而識已汚。志已荒。心已蕩。氣已靡。尚安得精理爲文。秀氣成采耶。今之人。顧不從韓子而從邪。

說豈私慧小智之人。其說反勝於韓子耶。且夫爲士者。愛惜字紙。令人拾取。誠恐墮落糞穢。獲罪聖賢也。今乃造作淫書。褻瀆侮慢。甚至藉聖經賢傳之語。而佐其遊戲。是何異以琅函寶笈。而置之糞穢之中。其罪可勝誅乎。輕薄者更從而贊誦之。又何異見字紙之墮入糞穢。更從而抑置之也。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或斃於獄底。或斬於市曹。前車可鑒也。

正心

書曰。人心惟危。釋典言一切惟心造。此心雖微。一念之發。感天地。動鬼神。關終身。通來世。故人當邪心蔽錮。忽一念轉移。卽此一念。是斬羣魔之寶劍。卽此一念。是開黑暗之

明燈卽此一念。是渡苦海之慈航。若清明湛一中。而忽一念迷惑。卽此一念。是刑戮之禍梯。卽此一念。是殞滅之兆端。卽此一念。是冥譴之厲階。故善惡甫起於心。吉凶已若影響。凡念皆然。而貞淫爲尤甚。卜錫範曰。男女之欲。生生之始也。雖禽獸昆蟲亦皆知之。獨是人爲萬物之靈。聖經賢傳。動曰男女有別。如其無別。與禽獸何異。小人無知。猶無怪其然。若讀書之士。儼然名節自任。而舉念輒入於禽獸而不顧。何耶。則以其心之不正也。正心之要維何。曰。在未見時有定力。一見時有慧力。方亂時有忍力。平日存心誠正。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定力也。勘破慾火之爲魔障。慾事之爲空花。慾念之爲禍根。是慧力也。念及起心。

之際。司過之神在旁。三台北斗之神在頭上。三尸竈神在我身。我家記錄者。瞋視者。糾察者。如電之目。一毫莫隱。因而痛自遏抑。是忍力也。人能具足此三力。於未見則以定力防閑此心。將見則以慧力省察此心。已見則以忍力禁持此心。強制久而私心斷。拔去病根。渾然天理。光明洞達。幽明欽敬。天爵人爵。一身膺受。其得失可以片時衾枕之樂相衡也哉。

立志

人之所以放辟淫佚。身敗名裂者。固由於心之不正。亦由於志之不立。無志則無恥。無恥則陷於禽獸而不知。故曰。恥之於人大矣。苟其有恥。則其視淫慾之事。非惟不堪以

對人。并亦不堪以自問。真有面熱內慚而食不下咽者。然志有高下。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志於道德者。程是也。志於功名者。韓范是也。彼其平日。方欲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其視人世淫穢之事。真如犬豕淫佚。有不能而斥之者乎。故先儒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也。卽等而下之。而僅有志於科名。其志固已卑矣。然孜孜於文章聲氣。惟日不足。以爲致身青雲。特旦夕間事。而甘以俄頃歡娛。博終身偃蹇乎。故時賢論柳下惠坐懷女子事。以爲此特好事者爲之。如其言亦已陋甚矣。此事何須聖人始能乎。然魯人閉門拒嫠婦之托。而孔子以爲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誠爲千古名言。必出自大聖人之口。非

假托也。夫孔子之言可信。則柳下之事亦非誣。特柳下惠卽有此事。亦不足爲柳下重。以凡有志者皆能是也。則人亦在立志而已矣。

或問

或問守正必蒙福。淫邪必獲禍乎。曰有心邀福卽已非正。有心畏禍便不爲邪。就目前而論。亦容有貞邪報應。禍福相反者。然皆屬未定之天。不可據爲一成之案。况天道甚神。莫可測度。淫邪而偶富貴。或人世多誣。橫被惡名。而天心降鑒。反膺多福。或前生植福弘深。今世銷折未盡。故暫爾貴顯。久則殃集。矧良心不死。卽身居三事。而負慚五內。生已不可對天。死更何顏入地。惡積身滅。福盡禍來。傳云。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而人反羨之乎。若夫守正而不蒙福。或前孽既重。或賦命太薄。然善既積於當躬。報必顯於來世。孔孟且然。而何況餘人。況乎守正黜邪。惟期生順死安。不至負心遺恨耳。豈爲邀福地哉。爲邀福而遏淫。使不獲福。仍不免宣淫矣。欲遏淫以邀福。使既獲福。亦仍不免宣淫矣。所謂有爲爲善。卽是爲惡者。此也。魯男子。晉顏叔子。皆於獨處時。夜風雨。鄰嫠婦屋壞。投之而不納。欲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魯人終於閉門不納。顏叔子納之。而令執燭讀書。燭盡。破屋以續。至明不二。魯人守經。晉人行權。而當時不言天之報施。二人若何。蓋男女有別。本理所宜然。既非沾名之具。亦非邀福之爲。

假令古今來。遏淫者必不蒙福。宣淫者必不獲禍。遂可踰東家牆而樓處子乎。班婕妤曰。守正未必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至哉斯言。可以息人覬覦之私矣。然福善禍淫。乃天道之常。爲六經理道之言。并非釋氏因果之說也。故集福善禍淫之確見確聞者。以爲人世勸懲焉。

閑邪錄卷之四

福善

唐山西狄梁公仁傑少時欲入長安至一逆旅獨宿內廂主婦忽私奔固少艾而孀居者也公峻拒曰美色固可愛皇天不可欺我斷不以一宵之愛累終身之德婦旣退復旋公啟門欲出而門反閉不可啟回顧光艷觸目若微動心者旣忽自歎曰至哉僧言婦曰何謂也公曰昔有高僧語我謂人當美色在前淫心熾盛急念此婦異日抱病而死其屍潰腐蛆蟲攢聚穢臭薰人凜乎可畏此念便釋我今夕見爾作如是想故慾念頓滅爾試將我亦作如是想則淫念自消矣婦注想久之忽下拜曰公長者爲能化我

繼自今。請永佩此言。守節以終矣。再拜而退。公夜未央而行。後爲名宰相。封梁國公。

○宋信州林茂先。學博才高。鄉薦後。閉戶讀書。鄰豪家有麗女。已諾夫氏聘。而恨其夫失學。慕茂先才。夜就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嚴肅。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以污我哉。女慚而退。是夜鄰翁夢神鼓吹送匾至林家。金書忠厚正直四大字。次年茂先登第。後生三子。皆成進士。嗟夫。羅敷有夫。愛才者固已愚矣。使君有婦。好色者復何爲乎。夫守正者。來則堅心拒之。而行邪者。見卽起心私之。亦曾念天地鬼神。森羅在上。人不汝污。而顧欲污人乎。

○蔣廷貴。宋平江人。少時遊學汴京。一夕爲淫女所擁。將

汚之。廷貴惶懼叱曰。汝以爲暮夜無知乎。昔人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其可不畏而爲此耶。絕袂而去。後成進士。知樂亭縣。

○宋理宗時。閩中將樂縣張文啟。因寇亂與周某入山避之。崎嶇至一穴。有一美女先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逢寇。天地神祇隨在。昭布孰敢無禮。旣而月落參橫。猿啼四野。夜長待旦。窮谷天寒。而溫柔相並。鄰澤微聞。周欲亂者屢矣。張力止之。及旦。挽周以出。適寇退。遂同村老至穴中。問其里居。令送歸。其父富而無子。感張之德。強納爲壻。後生二子。皆登第。嗟夫。亂離之際。禍莫慘於婦女。剛烈者屠戮。柔弱者污辱。當此而曲爲保全。隨力救濟。爲

德寧有涯乎。抑余於程彥賓破遂寧。醉中不污三處女。而
有感也。夫身爲元帥。職掌戎行。固當以禁亂戢暴爲務。卽
受任監軍。承乏叅謀。宜力帷幕。尤當力贊主帥。嚴禁麾下。
凡有侵奪婦女者。殺無赦。使紅顏翠袖。皆知生活丹青之
信。不致失節流離。一言而澤及萬人。所全不更多乎。

○元南城童蒙。美丰姿。獨居。隣女慕之。一夕私奔。童曰。美
色誰人不愛。但一時苟合。有玷終身。欲偕伉儷。家貧無以
爲禮。女曰。交君相如。夜走成都。安所事禮。童曰。吾無相如
之才。敢學其行。子無以是藉口。女度不諧。垂淚而返。童托
故遷居。後登致和進士。

○明廣東漳郡諸生汪一清。嘉靖末。遇張璉倡亂。被獲。見

賊復執一少艾至。將汚之。視之乃同學友妻也。亟給賊曰。此吾妹。請無汚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若曹何利。賊舍之。與汪並閉一室中。守者每從隙中窺。見其相對如賓。日暮。汪必退處一隅。至曉不移。婦便溺。或櫛沐。汪必面壁。賊與食。必令婦先食。月餘如故。後並得贖歸。友拜且泣曰。君高義勝於達旦矣。我因失婦。祈禱於神。昨夢神言。君在暗室。經旬不起邪念。正志上格穹蒼。帝已錫君厚福。未幾汪果聯登。或謂如此人。真可與人天爲師。然亦理所宜然。無足異也。

○莆田林孝廉。萬曆中會試北上。道經吳江。時值隆冬。會日暮。泊舟高樓下。夜半。值樓中火起。一人從樓窓中躍出。

陸林舟首月明中。望之一赤體少婦。寒噤戰栗。林心惻然。不敢正視。急解新製狐裘。俾自擁之。舟人雜沓解維。婦避入舟中。燈光燭面。國色無雙。林窘甚。逡巡語婦曰。我孤客也。舟中不敢相留。載往彼岸。扶至僻處。慰曰。天且明。家人當至。我自去矣。婦泣謝。叩問姓氏。林不答。揚帆夜行。是科闈中。林硃卷汚燭油。房師屏置落卷中。師假寐。忽聞擊鼓聲。夢入至公堂。見關聖帝據案高坐。庭燎燭天。諸神林立。傳呼取油污卷至。掀髯秉筆。批云。裸形婦。狐裘裹。秉燭達旦。爾與我。師驚起。卷已在几上。始得取中。林謁師。各道其詳。時在座同門。有吳江少年。忽下拜曰。墜樓婦。是余室也。叩其故。曰。是夕城中友人招飲酒酣。聞家中失火。趨歸。

樓下一婢燬。一嫗盡意樓中人。亦委命祝融矣。比明蹤迹得之。見身裹客裘。疑必失節。出歸母家。何意年兄義高。若此。某遂先歸。林守部三月。除浙江令。過吳江。訪之。某令妻出謝。捧裘感泣。再拜而返之。裘則猶是也。而德已動天矣。林官至尚書。科名奕世。

○江西劉文安父。名髦。少時會試下第歸。遇泮水浮一女。救之入舟。女年十有九矣。送回故鄉。至則家鄉蕩然。親識絕矣。乃載歸永新。令婦善視。爲擇壻。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子。渠適人。豈能勝君。君娶妾。又安得此美麗。公曰。汝視蒼蒼者。爲何物。乃乘人難而貪其色耶。婦數強公。公不可。從者私曰。是不可強也。前者千里同舟。寢興飲食。相去咫尺。

尺。主未嘗相向坐。正目視。當自水入舟。浸潤淋漓。主卧以褥。覆以衾。渠去衣解帶。赤身跣足。宛轉袒露。主未嘗一寓目也。裙袴衣履。乘風向日。縱橫舟內。主未嘗一沾及也。主心如鐵石。安可強耶。踰年許。儒家子將嫁而夫死。又踰時。甫議婚。而其人病。是後無有聘者。公復會試。成進士歸。婦固強公。終不可。乃百方強之。生大學士定之。叅議寅之。正統丙辰定之。會試第一。廷試第三。爲賢宰相。謚文安。贈公如其爵。夫刀兵水火。乃天與人以種德之會。然救災卹難。仁也。而見色動心。則惡甚矣。不見古之烈婦貞女。迫於強暴。而延頸就刃。赴水蹈火。而不顧乎。宋共姬待姆而死於火。楚貞姜俟符而死於水。明知焚溺之及。而不肯下堂。不

輕出臺。誠以苟且幸免。不如火燬水葬也。林劉二公。寅畏
護持。真火不能熱。水不能濡者矣。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
陽報之。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其說不
信然哉。

○嘉定范誠夫名純。力學能文。嘗館羅溪鎮。夜有少女。美
姿善謔。乘間誘公。公正色拒之。棄館歸。郡守重公品。延爲
師。天順丁丑成進士。仕至中憲大夫。嗟夫。青衫憔悴。卿憐
我。紅粉飄零。我憶卿。余以爲苟不係情。紅粉何至憔悴。青
衫。人不欺天。天肯負人乎。且人能不欺暗室。自仰不愧。俯
不忤。心廣體胖。胸中純乎浩然之氣。下筆爲文。自精彩煥
發。光燄萬丈。虎氣必騰上。不待天地神明之陰相也。故昔

時豪傑。視上第如拾芥。皆其平日存理遏欲之效也。人試於十年窓下。真能斬絕淫慾。光明洞達。於文場中。有不氣吐虹霓。光冲牛斗。而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乎。於上第也何有。

○天順間浙江某生。少時讀書山中。日暮歸途遇雨。避入漢光武廟。廟中先有一少婦在焉。生拱立一隅。目不敢視。有頃雨勢漸猛。各不能行。遂面壁待旦而歸。後生鄉薦謁房師。師曰。初閱子卷。不愜意。棄之。若有人展呈几上者。再因問子其有陰德乎。生述其事云。曾於夢中聞神言。當以此中未敢信也。師曰。不爲冥冥墮行。神其鑒之矣。後生位至侍郎。享遐齡。嗟夫。廟宇非行邪之地。邂逅非可淫之人。

畏多露拒金夫。鵲奔之亭。烈婦捐生於暮夜。牛湖之渚。貞姬委命於洪波。卽在凶人。其敢因冥冥而遽思犯禮乎。然翠黛紅裙。荒郊長夜。而能面壁待旦。此心真堅如金石矣。神之福之有以夫。

○餘干陳生善醫。有貧人病怯幾危。陳治之痊。亦不責報。後陳薄暮過其家。留宿。其姑與夫議。令婦伴宿以報恩。婦不得已。夜就之。陳拒之曰。奈尊姑何。婦曰。君生妾夫。此姑意也。陳曰。奈尊夫何。婦曰。夫身君賜也。何有於我。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自語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桌。中夜幾不能自持。又復堅忍大呼曰。天人在上。萬萬不可。迄明乃去。

後陳生子入試。主司閱其文欲棄之。忽聞呼曰不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連聲曰不可不可。最後又閱。決意去之。忽聞連聲大呼曰。天人在上。萬萬不可。因錄之。揭曉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子歸告其父。父始述其事。後其子成進士。嗟乎不可不可。誠萬萬不可也。曹鼐不可。典史而中狀元。徐晞不可。吏員而位尚書。吳訥之冒大雨而出。以不可而出也。循由薦舉而涖都憲。吳寬之拒肉羹而歸。以不可而歸也。循登大魁而任宗伯。陸樹聲之中會元也。神以其邪色不苟。惟不可故不苟也。林增志之中亞魁也。天以其不淫不殺。惟不可故不淫也。軍中不可。程彥賓。寓中不可。汪天與。賊中不可。藥子雲。比鄰不可。丁方池。少孀不可。

瞿公社。處女不可童公蒙。主婦不可鄭公鋼。美婢不可錢公璧。艷妓不可趙清獻。爲醫不可聶從志。爲商不可高封翁。爲吏不可支贈公。爲客不可陳淳祖。酬恩不可何君澄。貧依不可費君樞。借種不可王公華。呼猫不可茅公坤。擲金不可陳古逸。貽書不可姚三韭。侍寢不可王公敏。暗室屋漏。面斥紅顏。正色危詞。聲徹帝座。或牽裾閉戶而絕裾排門。或致書餽遺而毀書卻餽。因之棄館遷居。永杜艷女之私。含垢匿瑕。常恐閨門之玷。而大羅天上。通明如鏡。故不可二字。書之於紙。光燭天庭。出之於口。語震天聽。存之於心。誠格天神。矢之於獨。默通天鑒。其身榮顯。其後昌大。呼吸風雷。華曜日月。皆不可之明效也。願諸君念茲在茲。

勿一時不可而改諸異時。勿口中不可而墮諸念慮。則登大魁。躋顯位。又焉往而不可乎。

○宣德中。曹文忠公龜鄉試得乙榜。授代州學正。不就。願改繁劇自効。授泰和典史。捕盜獲一麗女。夜共處驛亭。左右皆居外。公將寢。女低鬟相就。公奮然起。秉燭坐。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龜不可四字火之。復書又火。如是者數十次。遂坐以待旦。比明。召其母家領回。踰年癸丑。公因公事至京。乞就試。中第二。廷對時。忽飄一紙墜前。有曹龜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繆文貞有言。進士傳臚。日。獨鼎元隨黃榜。直趨丹陛。徑出午門。蓋此門卽五鳳樓。是日爲黃榜特開。其餘榜眼探花。皆從左掖門出。眼見如

此不無書生極遇之艷。孰知曹公陰德動天。其名蚤登大羅天榜。從珠宮玉殿出乎。

○太倉陸公容。少美丰儀。成化二年。館南京。王家女艷色能詩。善吹簫。數以詩誘公。公不答。一夕公方讀書。女嫣然至。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其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喧闐。旗匾上皆金書。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爲月宮兆。作書遺公。公益悚然。後成進士。仕至叅政。姚端恪公曰。陳生連呼。不可以勇勝。陸公給疾。改期以智勝。如此美少年。何嘗不風流蘊藉也。人奈何一遇摩登。遂智勇俱困。坐成枯落。不但可

惜。亦可醜也。

○歸安沈桐。字觀頤。族兄遜州薦之鄰邑少孀家訓蒙。禮遇隆重。供帳豐腆。久之婦忽夜奔桐寢。桐峻拒之。次日卽辭歸。閉門攻苦。野蔬充膳。落葉添薪。蕭然自得。婦恐語洩。敦請之不赴。又使遜州迫促不從。屢詰其故。惟曰不便而已。次年桐舉於鄉。隨登進士。位至巡撫。夫士君子禮不入寡婦之門。況少艾而寡者乎。朱顏素服。卽是封豕長蛇。玉貌花容。甚於黃熊厲鬼。沈君所以如脫龍淵虎穴。如出酆都鬼國。而不復敢回頭一顧也。然天性激烈。能爲共姜伯姬者。亦復不少。霜凝燕子樓。孰教紅粉成灰。風撼章臺柳。誰令綠雲墮地。身爲妓妾。尚必從一而終。之死靡他。何況

名閨淑媛。此又不得因一疑百。徒喪天良也。

○成化某科。楚嘉魚人上舍秦翥。入都鄉試。至揚州。友人某餞飲舟中。舁一艷女至。命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臨清監稅竇主事妙選之妾。幸附君航。如俗傳千里送京姬。日同乘。夜同寓。而不及亂。此千古豪傑事。君其繼之。遂委而去。中途值孟夏日暮。舟中聚蚊成雷。女遺帳於家。長途欲賈無從。蚊攢啞甚苦。秦不得已。命同宿帳中。僮僕疑而屢窺之。見兩人和衣各異向。竟夕爲常。由長淮入清河。過呂梁。進閘河。月餘方至臨清。竇知之。慍甚。然遠山無改。竇疑信相半。旣就寢。猶處子也。乃大愧服。遣人留行。謝曰。足下長者。仰天祝曰。天道神明。報施不爽。請祝君掄魁。爲完節。

之驗。秦入都果中經魁。春闈又成進士。夫秦之與艷姬。寢處而漠不動心也。良以十日十手。環布舟中。森羅帳外。惴惴乎。如共虎豹眠。而同蛇龍卧也。然譬之日飲鴆酒。攫利刃。而不至喪身失命。豈非正心誠意之驗乎。

○浙江仁和縣劉某。偶從西湖探親。薄暮歸途遇雨。避入園亭。地無居人。室皆閉鎖。惟亭中一紅顏先在。一時大雨傾注。迨更深城閉。始雨止雲收。月明之下。皓齒明眸。相依左右。劉素虔奉感應篇。念見美色者。以起心爲大惡。雖萬籟無聲。而幽冥有神。危坐達旦。是年科試卽補仁和縣庠生。秋闈入試時。有家僮名天吉。忽痘殤。劉心忙意亂。潦草信筆而出。比出而天吉甦。云我實未死。先主人喚我相隨。

入場。語我曰。今年三月十五日夜。汝幼主見色不迷。諸神申奏上帝。上帝命查今科鄉榜。有海寧孫某。應中七十一名。緣前月姦一孀婦。削去。已將汝幼主名補入。汝隨我往衛之。劉曰。偶然邂逅。何自生迷。常事耳。安得感動帝天。然念僮素樸魯。又此事平日未嘗與言。疑非飾說。及榜發而名次一如僮言。

○餘姚王華。字德輝。少館富室。王妾衆而無子。居久之。一艷妾夜至書齋。袖出主人親書一紙云。欲借人間種。王卽書其旁曰。恐驚天上人。還之。妾固請。辨說百端。王終不納。待旦遂行。成化庚子。王登浙榜。是冬。主人爲祈子修醮。主法者拜章久不起。主人訝問。曰。適奏事三天門下。遇藥珠。

天宮於大羅天迎狀元榜。章未卽達。故遲問狀元爲誰曰。榜尚函封。但見馬前彩旗上。金書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人。主人大驚。明年辛丑。王果狀元及第。位冢宰。生子守仁。爲名臣。封新建伯。守仁之封伯以歸也。捧觴壽其父。父戲曰。汝雖貴。終不及我。守仁曰。然。兒未嘗中狀元。父笑曰。非也。生子當如孫仲謀。汝生子必不能如我耳。然公惟不肯借人。是以留得在已。使當日稍開撮借之門。豈特喪此邁迹之子哉。大羅天上。削盡科名。紅粉閨中。酬償業債。此夕中。不已斷送一生乎。○按此事。與正統丙辰狀元周旋之父相類。旋父夜飲富人密室。而遇艷色乞種也。面壁不顧。以手書空曰。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及旋之中

狀元也。太守夢迎新狀元。彩旗皆書此二語。要知旋父所云。心上天。卽王華所謂天上人。蓋天上人。卽在吾心上耳。故曰。自欺卽以欺天。學者於日夜間。必時時如對上帝。如質鬼神。而萬金良藥。則曰思無邪。無上丹頭。則曰毋自欺。九轉丹成。則曰不動心。

○陶文僖公大臨。年十七。赴鄉試。寓有鄰女來奔。三至三拒。遂徙他寓。寓主預夢神告曰。明日有秀才來。乃鼎甲也。因其立志端方。能不爲艷女亂。上帝特簡之。嘉靖丙辰。陶果榜眼及第。嗟夫。端方非一日之積也。三光五嶽。浩然之氣。蟠結於胸中。而後見可欲而不亂。陶之三至三卻。真有壁立千仞氣象。平日打磨煅煉精矣。上天特簡。宜哉。

○嘉靖間狀元某。爲諸生時。東鄰一少婦。艷甚。目挑生者數矣。一日乘夫他出。於牆穴招生。生心動。踰牆而上。忽轉念曰。人可欺。天不可欺。遂下。婦怪生不至。又復堅懇。生惑之。重梯又上。已騎牆矣。旋自忖曰。天終不可欺。仍下。肩門而出。次年。生鄉舉北上。房師於進場夕。秉燭獨坐。聞耳畔曰。狀元乃騎牆人也。及生中狀元。進謁詢之。始悉前事。此與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搖手卻女。曰。使不得。旣而公車北上。聞神言曰。使不得。底中狀元。何以異哉。觀此而知善惡兩途。出此入彼。不分安勉。苟淫魔猝乘。力能強制。惟在片時舉念間。而一生禍福。從此分矣。一牆雖短。竟是一座人鬼關。陰陽界。人獸門。學者惟在平日洗心滌慮。仰視

昭昭決不可欺。自不履邪徑。不欺閨室矣。不然。一失足時。千古悔。再回頭。是百年身。如周武。葛鼎鼐。俱應中狀元。以代寫離書。遂爲天所削奪。而况淫人妻女乎。一過此牆。便永墮地獄。長淪業海。可不懼哉。

○成化乙酉。羅文毅公倫。會試路過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來年丙戌狀元屬子矣。文毅遜謝不敢當。公曰。君知所以大魁天下之故乎。君某年某樓事。已感動太清矣。因贈詩有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之句。文毅因憶昔時在某氏樓中。夜曾拒一少婦淫奔。夢當不妄。及廷試果第一。夫羅公忠孝大節。彪炳史冊。此與還釧事。皆其細行耳。然不欺閨室。乃聖賢第一要務。於此有差。卽名節掃地矣。

尚得爲一代全人乎。馬融絳帳傳經。而女樂盈前。張禹金華授書。而聲色滿堂。千古不忠不孝之賊。大抵皆縱慾貪色之徒也。羅公抗論李南陽奪情。扶天經。植地義。飄然去位。高風勁節。不自此閨室中基乎。

○謝文正公遷餘姚人。少館毘陵富室。王家女。乘父母他出。夜詣館見公。公委曲諭之。謂女子所重者節操。使今日失身。異日何顏以見夫壻。名閨淑女。往往因一念之差。遂致終身之玷。願以名節自愛。慎勿爲此。以貽父母羞。女感悟而去。公亦辭館而歸。後成化乙未科。場前夢神告曰。上帝以子嚴拒邪色。今科中狀元。是科果大魁天下。

○新津楊希仲。少館成都富室。主有美妾。年少自負才色。

夜潛詣館。楊拒而不納。其妻在家夢神語曰。汝夫書齋勁操。玉骨冰稜。毫不可污。來科當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榜第一。人各有妻。行淫者。豈果其妻必不若他人之艾哉。心昏而邪。甘自造孽爾。卽果不若。而邪心一萌。神人共憤。如李秀才聞已當得科甲。忽一念欲易其妻。而神卽削奪其福。况嫌已妻而欲淫人妻。其本心已喪。尚冀邀厚福。魁多士乎。

○歷城陳九疇。少時讀書趵突泉之側。夏夜有少婦裸形來奔。陳懼而出避。嗣卽絕迹其間。後成進士。官至憲副。生子載春。如父爵。嗚呼。婁豬尚有毛。婦而裸形。婁豬不若矣。綠珠墜樓。碧玉赴井。獨何人哉。無羞惡之心。非人。陳懼而

出奔。非羞惡之心不容泯乎。

○國朝太傅金文通。撰常州呂相國公誌銘云。公持身不愧屋漏。爲諸生時。常讀書某氏園中。鄰家少孀。忽乘月至。公毅然峻拒。次日復持玉魚一雙。令侍婢來獻。公復斥去。後因訓子。始言其事。然終不洩其姓氏。公應試南闈。困倦中。時有神扶之。捷書而出。遂中式。丁亥廷對。值大雨。遺銅格式。隨筆落紙。精整特甚。字畫將訛。若有掣其肘者。輒改正。遂大魁天下。嗚呼。公五福渾圓。高朗令終。觀其制行。想其存心。必自有一種誠格。天人氣象。金公推本曰。不愧屋漏。其知之矣。夫自明以來。大魁天下之人。孰是欺闇室。愧屋漏者。卽本朝鼎元。如韓慕廬。彭訪濂。諸公名高蕊榜。聲

重天下。又孰非從不愧屋漏中來者乎。士子存心如數公。則見淫女而惡若蛇蝎。嫉若仇敵矣。尚何淫亂之有。

○長洲汪鈍翁名琬。鄉試時。寓一小樓。對門一少艾窺之。擲之以書。先生毅然不顧。卽移寓去。順治甲午乙未。遂聯登。嗟乎。先生以文章名世。欲與歐曾比肩。豈爲艷冶動心。蘇子瞻詩曰。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其先生之謂歟。先生不自言。事載儒門首戒中。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恍遇神明指引。令謁宣聖。繼謁文昌。注名祿籍。遂命回生。以湯某年某月。買舟詣如皋。舟人有女。韶顏善謔。乘父登岸。屢欲就湯。且貽以簪履。湯正色拒之。屹不爲動。故錫以厚福。以彰善。

報復諭湯曰。汝今回生。宜益修德。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嚴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湯甦入場中式。辛丑成進士。嗟乎。載游女以同驅。縻竺不窺窈窕之容。依艷色於當鑪。阮籍不作巫山之夢。終之神人感動。災禍潛消。呂祖醒心經有言。願汝等大衆。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永絕淫心。則凡在暗室旅寓。車內舟中。刀途血路。酒館歌樓。縱有女如玉。晨夕相依。而能一心不亂。有不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乎。聖賢仙佛。不過代天弼化。從而保護之耳。

○常熟蔣莘田名伊。國朝名御史也。其家行狀中。言公未第時。嘗遊汴洛。下會稽。久困於逆旅。鄰家女有殊色。慕公

才名。屢登牆窺之。公遂移寓。或誘公往。曰。此非完女矣。公曰。以我故得不失節。何故不完。邑中陸善長。哀狂狡之失行。製雍淫篇。公序而登之梓。登第後爲御史。上流民圖十二。至哉社稷之心乎。食報遠大。誰曰不宜。

○慈溪周君蘇。少時有鄰某。貧而病怯。疾將殆。其婦少而美。或勸之鬻婦以圖生。媒氏議已成矣。周聞之。惻然。命還金解議。亟歛銀十兩。爲醫藥費。數以薪米繼之。後某病愈。令婦以身報德。一夕伺周獨處。婦靚粧至。致其夫語。周怒曰。緩急相顧。吾儒分內事也。何報之有。若必誘我於淫。真禽獸我也。婦感泣而去。周中康熙庚午舉人。庚辰進士。

○錢塘陸我乘。名元龍。嘗夜獨處館舍。有鄰女艷粧至。笑

語不止。陸曰。汝之來欲我喪汝節也。寧勿顧我名乎。峻拒之。是夜夢二龍繞柱。光華燭天。順治丙戌丁亥聯捷。

○康熙乙亥冬。福州府生員林濤。少年美丰姿。有鄉庄在某邑。林向庄佃課租。宿於其家。其家有女年十六。窺林美悅之。伺林出。攜梅花一枝。置林案上。女有妹尚幼。遣以通意。因與相見。林見女美。魂銷目眩。薄暮邀林。從屋後繞入寢室。鋪設精潔。香味氤氳。共至榻前。行墮落矣。忽轉念曰。我已有妻。彼尚未嫁。一時亂之。陰德盡喪。明歲科場。豈可望乎。一念轉移。如冰雪漑體。卽詭辭而出。乘夜歸家。自此絕迹。女一病幾沒。林聞之。亦不顧也。明年丙子。遂捷鄉書。或謂有女如玉。綢繆繾綣。雖邪不可犯。而情不可却。斯言

可謂愚矣。狂童狡女。淫奔野合。爲慾火所驅。豈真情所鍾。詩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又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其爲無情也甚矣。况壞我名節。敗我功名。陷我狼狽。乃我不世之仇。而尚曰情不可却乎。其亟轉念爲貴耳。

○蜀士高元貞字觀一。孝友端方。嘗客遊河洛。暮歸寓。倦而就寢。門尚未閉。頃之。聞室中婦女蓮屐聲。燈下視之。見一美婦人。徘徊却立。高起坐。瞋目怒視。婦逡巡退。乃寓主之媳。少年喪偶者也。高後中康熙己卯。蜀榜第十一名。子善祥。同榜經魁。任馬平知縣。

○明諸生瞿祉。館一少孀家。孀婦玉貌冰心。堅守數年矣。忽因一念之動。夜就館。自言其意。瞿曰。不可。若如此。從前

苦節盡喪矣。後雖追悔。其何及乎。婦感動泣下。以完節終。瞿遂登高第。

○吳公寬。小有介行。一富家延公爲師。其家有女方笄。窺公悅之。遣婢以肉羹遺公。通意。公卽以他故解館去。人叩之。公終不言。後其女卒。公晚年述此以訓子孫。公中會元狀元。仕至宗伯。諡文定。

○徽州程孝廉。居臨溪橋窄。有一女探親。過橋墜溪中。孝廉命家僮扶救。女衣盡濕。難歸。孝廉留至家。令閫中烘衣。日暮伴宿。次日送回母家。舅姑聞而不悅。曰。媳非完女矣。便令退婚。孝廉使人脩道前。因且言娶至家中。若非完女。則我任其咎。夫家始娶之。一年夫卒。舉一子。孀婦紡績教。

讀燈前流涕。語子曰。汝若成名。勿忘程孝廉先生之恩也。其子登科。丙辰入會場。朗誦已文。拍案自鳴得意。又讀一遍。隨放聲大哭。程孝廉隔號急問其故。見少年曰。七篇得意。可決取進士。孰意燈煤焚卷數行。勢必貼出。是以哭也。程云。可惜好文無用。何不與我謄寫。若中進士。謝兄千金何如。少年許諾與之。程果中進士。榜後少年詣程寓留飲。少年問程云。君有何陰德。故造化以我之文爲君中進士。盡言之。程自反無陰德。少年固請不已。程述前救一女。子事少年俯地而拜曰。先生是我母之大恩人也。因以母燈前語泣告之。并前約二千金。亦不望分毫矣。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上時。王公華爲郡守。夜夢

見城隍庭下。衆保陸樹聲爲善士。王素知其名。召其外父李生。告之以夢。問曰。汝壻平日作何善事。對曰。曾於邪色不苟。已而報會試第一。子彥章。已丑進士。

○無錫縣孫繼臯。美丰姿。館於某家。主母見而悅之。遣婢送茶。杯中有金戒指。孫佯不知。令收去。是夜婢來扣門云。主母到矣。公急取大板頂門不納。明日遂歸。因解館。人間故。答云。生徒不受教也。終不洩其事。後公大魁天下。子孫世有貴顯。始傳述之。

○茅鹿門。坤。歸安人。遊學餘姚。寓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坤丰姿。晚至書室呼猫。坤厲聲曰。汝何獨來呼猫。婢笑曰。非呼小猫。乃呼大茅耳。坤正色曰。父命遠來讀書。若非禮

犯汝。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顏以見爾主。我必不就。切勿再來。婢慚退。坤登嘉靖戊戌榜。官副使。壽九十。

○明太倉吏員顧某。凡迎迓官府。主於城外賣餅。江某家。江被仇嗾盜。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卜日送顧所。曰。感公之恩。願以此女爲妾。顧使妻具禮送歸。父又攜往。卒不受。江方以女他適。數年後。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至宅門。夫人見而問之。顧伏地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汝非太倉顧提控乎。我卽江家女。嫁爲相公副室。尋繼正房。今日富貴。皆公賜也。每恨末由報德。今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脩陳始末於侍郎。侍郎曰。仁人也。竟奏其事。孝宗稱嘆。卽用爲工部主事。

○鍾離瑾爲德化令。有女字鄰邑許令子。將嫁。買一婢爲媵。婢至背屏而泣。詰之爲前令女。瑾惻然。乃以書寄許公。求緩婚期。言近買一婢。是前令女。當用女裝先嫁之。許覆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乎。願以前令女配吾季子。於是二女皆歸許氏。後瑾歷十任太守。享大壽。○陝西袁公。以闖賊亂。父子失散。寓白門。欲娶妾生子。適有貧人。謂其妻云。饑實難忍。當自盡矣。妻少年有姿。泣曰。汝鬻我。可得二三十金過活。運通再娶何如。夫泣而勉聞於媒。轉達於袁。得銀三十兩。婦至袁宅。背燈哭泣不已。袁公詰之。婦言無他故。只以家貧夫欲尋死。願賣身以活之。但念夫妻十日之恩。故不忍傷痛耳。袁公惻然。不忍犯。與

婦各坐竟夜。次日除身價不取。仍以百二十金同婦送交其夫。勸令貿易。夫妻泣拜而受。思無可以報德。欲覓閨女送之生子。因至揚州。見衆人環聚。近視之。有人引一十二歲幼男。索身價一歲一兩。人俱不肯出價。彼夫私計。我未得女子。先買此童。伏事袁公。有何不可。遂價買送袁公家。袁公細視之。卽其子也。父子抱頭痛哭。繼而歡笑團聚。還妻之後。復施多金。完人夫婦之倫。卽重逢父子之樂。豈非受報不盡者乎。

○休寧汪君六羽。讀書以道自重。樂善解紛。尤喜助人完婚。雖百金不吝也。曾遇冶容。以不欺暗室却之。亦不泄言於人前。甲申至楚。遇兵避蘆葦中。水漿不入口者五晝夜。

昏迷中夢一白衣纓絡婦喚曰。前有水窟可飲。及醒時起行。見清泉掬飲之。遂神清氣爽。方得間道抵家。偶見姪女供奉白衣大士。儼然夢中像。私念大士默佑。因述其事。迎請奉祀焉。子二。生六孫。曾玄共十有五人。

○以上數十條。諸公俱以不染淫邪。不欺暗室。而登巍科。享高爵。天人欽敬。鬼神佑助。苟有人心。咸思慕效。但世或有冥頑不靈。喪心病狂之徒。見諸公所遇之事。疑世間婦女。盡屬淫邪。不思極力遏惡。效諸公之恪誠。或反啟淫心。與邪緣之湊合。夫以上諸女。或患難死亡。貧窮無告。酬恩望救。強顏忍恥。原其本心。豈爲淫慾。若其昏夜淫奔。亦千萬人中一二人耳。豈天下蛾眉盡若此輩。偶以無心之顧。

盼。視爲有意之留情。而見色起心。至獲罪於天。積惡於冥
乎。且諸君獨不見五代史所載李氏斷臂之事乎。李氏。青
齊人。王凝妻。凝爲號州司戶叅軍。卒於官。李氏攜其幼子。
負遺骸東歸。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婦人攜一子。不肯留。
牽其臂而出之。李氏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爲人所執。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夫一
臂且不可執。而肯失身於人乎。然猶曰。身本良家。故志節
慷慨。亦有家門淫亂。而矜然不滓之死靡他者。不見楊升
菴記池州唐貴梅事乎。貴梅笄年爲朱氏婦。夫死。有姑悍
而淫。向與富商私。商見貴梅悅之。賂姑求與婦通。姑誨婦
淫以百數。弗從。加以箠楚。弗從。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

從。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毛某受賄加刑。死而復甦。終不自白。曰。吾不欲汚吾姑也。商猶憐其色。令姑保出。乃自縊而死。夫以赫赫大節。而出自童年幼婦。可不謂賢乎。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獨一貴梅乎。更不見歸震川所書張貞女死事乎。貞女嘉定曹巷人。嫁汪客之子。客老嗜酒而昏。其妻汪嫗。多與惡少私。諸惡少見貞女美。欲并亂之。貞女嫉惡少殊甚。有相侮者。輒詈且泣。嫗怒。百端凌辱貞女。時加撈掠。一夕惡少胡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惡少與嫗恐事泄。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而死。

歸震川曰。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毅然蹈白刃而不愾。其節烈蓋與唐貴梅異地而一轍也。然猶曰。羅敷有夫。強暴非偶。寧受屠戮而死。固也。亦有妙年未嫁。兩美相遇。而不肯失節。甘櫻屠割者。如于鐵樵感應篇所述。康熙丙午年。兗州某縣有鄭生者。美秀能文。悅舅之女。艷而淑。求爲婚。舅以其貧弗許。諾鄰邑蕭氏之聘。以壻病。逾年未嫁。鄭賂女之婢竊其睡鞋香囊。懷以示蕭之內戚。誣女與已私。蓋欲離其婚而已。復求得之也。蕭得譖。陰使人詰女之母。女聞謗言。不勝其憤。取利刃一揮。首隨腕落。父訟之官。邑侯某察而毅。捕鄭拷訊。盡得其實。備極五刑。斃於獄底。嗟乎。此生旣美秀能

文。積學攻苦。安知非登巍科。享高爵之人。乃以一念之好色。不克自制。至絕滅天理。陷於極惡大罪。而天刑人禍。亦接踵而至。殺人適以自殺。原其初心。亦謂女之可以強求而得耳。孰意其剛烈至是哉。夫此女之剛烈。真足動天地。泣鬼神。使遇楊升菴歸震川。定當大書特書。而垂於無窮矣。今傳其事。而逸其名。可慨也。然此等皆出學士大夫之紀載。諸公俱以文章自名。不肯勦說雷同。數烈女幸遇諸公。以傳其不幸不遇。而湮沒不彰者。又不知凡幾也。又如諸史所載。刎頸剖胃。截指斷鼻。沉淵赴井。投崖蹈火。雉經截耳之類。不可悉數。但一部廿一史。無從說起耳。蓋人秉天地之正氣。剛方激烈。婦人豈下於男子。况坤道靜專。婦

女稟之以成性。苟非行同狗彘。失心病魔。則有醜面目。安肯呈身自獻。甘受玷辱。卽曰。世間婦女。如諸烈女之剛。方激烈。原不可多得。然如諸淫女之失心病魔。甘同淫狐邪魅。亦豈所在多有乎。不然。古今來賢豪世出。使遇此等淫狐邪魅。亦必正色斥遣。而獨羅倫謝遷諸公。得傳爲美談耶。况諸烈女。亦不幸遇強暴而死。如所稱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而始以節烈著耳。其不遇強暴。而節烈無從表見者。如今世之金閨窈窕。玉臺艷色。及道左嬌姿。簾中翠黛。蓬門麗質。孤幃孀婦。皆是也。諸君可視爲易犯。而遽勞起心動念乎。夫明眸皓齒。笑語溫柔。及片言相戲。詈罵相隨。閨室一呼。桀夫披靡。雖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而謂其

可犯耶。若明知其不可犯。而猶起心私之。徒自成其爲敗德喪心而已矣。故慾根萌動之時。必如毒矢著身。蝮蛇螫手。速刮骨斷腕。始免裂肝腐腸。慎勿以一念之邪淫。博終身之偃蹇。至追悔莫及。洗滌無從也。況乎淫邪一起。萬事皆隳。精神必至昏倦。讀書必至遺忘。上等資質。變爲下品庸愚。非特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亦天奪其明。福銷孽積。冥冥之中。潛移默運。而人不知也。試觀古來功名中人。自有一種卓識定力。打破此中關頭。擗奪我不得。迷惑我不得。是以當其未遇時。能保命惜精力。旺神強寒。可不鑪暑。可不扇。辛勤刻苦。志氣如神。功名唾手。如前所云天人欽敬。鬼神佑助者是也。若其少年斲喪。精神無端耗散。英氣

遂至消靡。衰怯之姿。安能攻苦寒窓。羸弱之身。何堪浪戰。棘闈。將功名富貴。不待冥中一筆勾消。而在已自然拱手。讓人言念及此。則其視世之螾首蛾眉。不啻我之冤家仇人。而肯留心顧盼乎。故當美艷入目時。急宜猛省曰。此喪我功名者也。敗我富貴者也。鬼神在旁。被其記錄。更無挽回。惟在此刻。意念不差。卽是宿慧深厚。福德隆重之人。蓋受福固由積善。而爲善亦緣多福。如李登之心昏而邪。其於狀元宰相。畢竟無福承當。故爲淫魔所乘。而一敗塗地。羅倫諸公。心正而明。邪不能惑。實由福德深厚。能堅忍操持於頃刻之間。而登大魁。躋顯位。富壽歸之。子孫享之。與攻苦螢窓。埋頭雪案。種種積德行善者。事半而功倍。且肢

體康強。耳目聰明。存順歿寧。其得失可以片時衾枕之樂。相衡乎。所願有志君子。性情嗜好。不起邪端。交接言辭。不入邪界。雲鬟粉面。不過帶肉骷髏。翠袖紅妝。乃是殺人利刃。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思觀榜日於花晨月夕之中。念進場時於楚岫巫雲之地。過章臺。若蹈虎尾。渡洛浦。如涉春冰。兢兢業業。種一生富貴之苗。積數世子孫之福。諸先達懿行具在。其亦思所取法耶。

